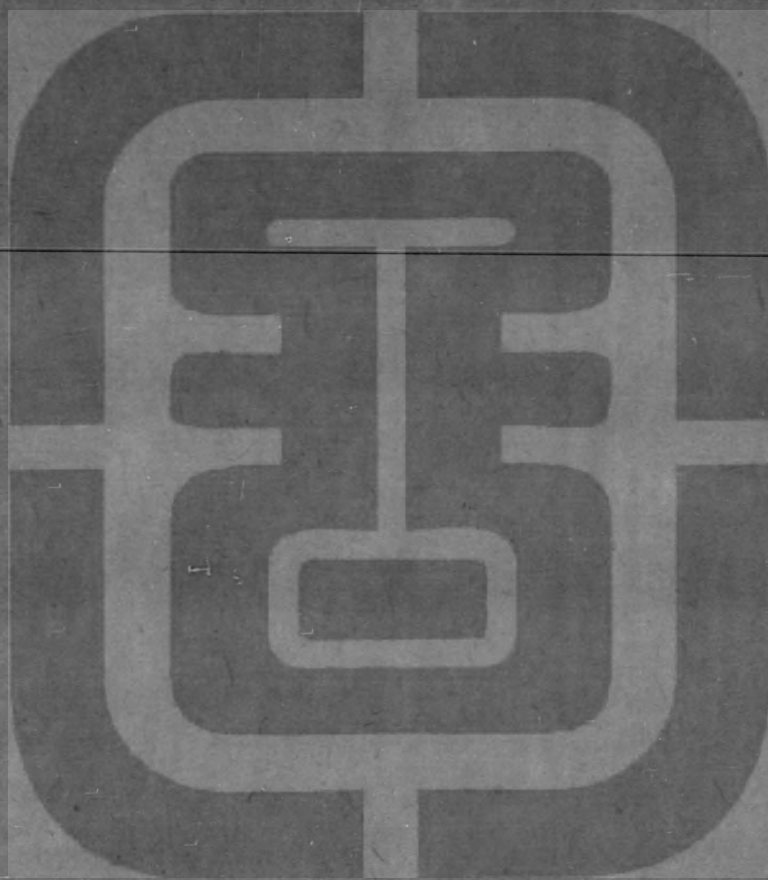


昭  
明  
文  
選  
人



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論一首

劉孝標辯命論一首

五等論

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

論此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

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王者代

天爵人尤宜慎也

創制垂基思隆後葉

此考識曰順命以創制論語曰

也然而經畧不同長世異術

左氏傳楚芋尹無宇曰天子有經畧古之制也又北宮文

子曰有其國

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

漢書

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為郡縣前聖首裔靡有子遺者矣

成敗備在典謨

王命論曰歷古之得失驗行

是以其詳

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

揚雄長楊賦曰恢恢帝業孫卿

子曰國者天下之大器也

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

任重必於借

即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

任也

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

尚書曰外

建五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

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裁

與財古字通

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

周禮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漢

所謂盤石之宗也

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

毛詩曰宗子維城無

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

大方法也呂氏春秋曰凡耕之大方

力者知其為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

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

愛人利物之謂仁左氏傳欒武子曰季孫圖其身不忘其君

安上在於悅下為已在乎

利人

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周易兌卦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

如利而後利之利也孫卿子曰利不利而利之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

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非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用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是以

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養天下以豐利而我得

與之共害孟子謂齊宣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

與天下同之憂則與天下之憂與已共之如是利博則恩

未有不王者也鄭玄儀禮注曰魯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

篤樂遠則憂深呂氏春秋曰魯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

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杜預左氏

思遠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杜預左氏

受也禮記曰大人諸侯之謂也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

禮鄭玄曰大人諸侯之謂也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

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言任諸侯治之也九服之民知有定主

曰可使南面言任諸侯治之也九服之民知有定主

鄭玄曰天子下之體信於是乎結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達

親也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

一時之勢孟子曰彼一時也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漢

宣帝曰漢家本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群后之

以霸王道雜之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群后之

圖身毛詩序曰下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和目網日也

天網以喻王室也管子布居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

失呂氏春秋曰一引其綱萬目皆張廣雅曰昶通也

體辭難而心膂獲又四體亦喻諸侯心膂亦喻王室也論

股肱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論語子曰三代之

心膂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論語子曰三代之

包氏曰三代夏商周也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

四代謂虞夏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屬統垂業廢興何

如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漢書韓安國曰夫盛

之有衰猶朝之必暮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愿法期

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言法不可常明故有時而或闇以諭盛

衰廢興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慈也娛萬切左氏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杜預曰涼薄也

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言諸侯世及而盛彊其弊在於彊

厚下之典漏於末折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末大

左氏傳楚子問中無子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

尾大不掉杜預曰折折其本也侵弱之疊遘自三季言諸侯秉權而三季

也班固異姓諸侯主表序曰秦惠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左氏傳注曰疊穀隙也國

語郭偃曰三季王之失宜也常昭陵夷之禍終于七雄言

曰季末也三季王之失宜也陵夷之禍終于七雄言

親照夏后之鑒公且月涉商人之戒夏后之鑒即殷鑒也

夏后之世尚書曰爾雅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文質相

王若勤哉孔安國傳曰日所親見法之文明之也

濟損益有物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

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

有隆焉爾者呂氏春秋曰等步故封畛所豈玩二王之

禍而闇經世之策乎已見李蕭遠運命論固知百世非可

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

於陵夷也家語孔子曰文武之礼無乃殄乎漢書徐樂上

下怨而不知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曰經

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也尸子曰聖人推福則取重推禍則取輕

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

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王居于

戴天子加之以恭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新序曰及定

保名位祚垂後嗣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班固漢書序曰後嗣承序以廣親親皇統幽而

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東京賦曰怨

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史記

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德周之失自

矜其得言懲周以弱見奪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

弱下之術前王所棄秦以為是故謂之時焉左氏傳宋昭

公將去群公至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七枝葉也若去之

則本根無所庇陰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

况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賈逵國語注曰尋用

也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其害國語曰晉國有慶未嘗

臣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毛詩傳曰速召也顛沛之憂實由孤立

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詩曰顛仆也沛拔也是蓋

揭見根貌也漢書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也

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毛詩曰忘我大知陵夷之

可患閭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左氏傳鄭石

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又叔國之令主十有餘世左氏傳

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

曰為之令主揚雄連珠曰古之令主然片言勤王諸侯必

應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狐一朝振矜遠國先

叛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

文選卷五十四

自漢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左氏傳

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

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

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下也

之敢號澤哉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

至斬西大澤鄉勝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

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

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曩日謂主漢矯秦枉大啓侯王

班固漢書表曰藩國大夫者夸州兼郡可謂矯境主踰溢不

在過其正矣毛詩曰夫啓爾宇為周室輔境主踰溢不

導舊典尚書曰舊典時式故賈生憂其危朝錯痛其亂

漢書賈誼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受

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朝錯曰請諸侯之罪過

削其支郡不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

此宗廟不安也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也也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過其正已見上文周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

稱諸侯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宋虛

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氏崩大臣迎立代玉郎

中令張武自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群臣議非

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速至中葉忌其失

琅邪齊代之強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漢書

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漢書

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是以

帝來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朝錯之計削吳楚是以

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五侯已見鮑

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為

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

拾遺如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

之宿疾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也晏子春秋諺曰前僅

及數世姦軌充斥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古字通左氏

盜克卒有疆臣專朝則天下風靡彊臣謂梁冀之屬也楚

風靡而一夫縱衡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漢書曰縱恣意

成行衡古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左氏

橫字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為為國之師及惠王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為為國之師及惠王

即位取薦國之圃以為園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

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

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

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杜預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又曰初甘昭公有寵

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

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挑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

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曰甘昭公王

子太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

舊官有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

于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



固漢書述曰孝景在政諸侯方命常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為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頽叔挑子賓起也王命論曰閻于天位爾雅曰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干求也三子頽叔帶子朝

天邑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鉦征擊

震於闔宇鋒鏑流乎絳闕傳玄西都賦然禍止畿甸害不

覃及毛詩曰覃及鬼方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漢書難蜀父老曰及臻厥

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

鄭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

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佐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頽鄭伯見號叔曰盍納王乎魏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

自圍門入魏叔自北門入殺子頽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毋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

溫殺之杜預曰叔帶棄王同母弟也豈若二漢階闕

擾而四海已沸階闕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孽臣董卓

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遠惟王莽篡逆之事

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左氏傳遠啓彊

悼心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之曩時之臣

士無匡合之志歟聖主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

匡天下又曰桓蓋遠續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左氏

公九合諸侯子謂趙孟曰子蓋亦遠續禹功而大庇民乎故烈士扼腕

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

終委寇讎之手漢書曰燕齊之間中人變節以助雲國之

桀漢書張博書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歎雖復時有鳩合同

志以謀王室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子劉

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漢書曰翟義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干子哲將納之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恭王有寵子國有與主呂氏春秋曰師旅無先定之班君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

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弒之禍范曄後漢書曰卓聞

劉馥等兵起乃鳩殺弘農王文子曰用兵有民望未改而

已見大漢之滅矣漢書曰莽聞翟義兵起乃拜王邑為虎

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羊公

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非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

多亂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此迹前列今之牧守皆

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

之休明黜陟日用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長率連

屬咸述其職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

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謂之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左氏

述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傳宋

諸子魚曰又用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

陵百度自悖尚書曰不役耳鬻官之吏以貨準財則貪殘

之萌皆如群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

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治民安已受其郡縣之長為

利圖物物能利已乃始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

志企及進取奔競以招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也脩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子脩已安民積德以厚下論語

論語注曰在安民孔安國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鄭玄

注曰情實也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安民譽

論語注曰利已鄭玄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進取

故損實事以求之列子曰范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

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士眾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

傷家嬰其病說文曰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尚

弗肯堂矧肯構乃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漢

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

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

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言八

建五等而廢興殊迹者譬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

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同左邱

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八

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異於辨去各觀文立義也崔寔

政論曰今既不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論語曰吾道

貫之以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

國尚書傳曰蔽斷也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安

辯命論辨命論蓋以自喻云孝

劉孝標孝標植根湍右流寓魏庭履難危僅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輅字公明平原人也魏志曰管

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真當富貴乎輅長歎曰然

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

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

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持有在

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八文選卷五十四

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涉赤

禮天子赤墀也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莊子孔子謂子路曰聖

有時臨大難而不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鄭玄禮記

言至也天旨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瑤璋特秀郭璞曰孫子

謂天子意也英偉名儒禮記曰瑤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衡曠世

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

特秀超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墨子曰墨子

古逸今者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此

者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此

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

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

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

報施何其寡歟史記曰司馬遷曰天然則高才而無貴仕

饗饗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左氏傳楚叔

功而無貴仕其人能清者與有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故

子貪于飲食月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此三凶謂之饗饗故

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葛紛綸莫知其韡問於孔子曰

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

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也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

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也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皆負青天而莫

之天闕者司馬彪曰紛綸葛紛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

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葛紛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

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

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富貴雖貧賤雖富貴之猶涉

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雖富貴之猶涉

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

頤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

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

蚤天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北其大彰較者

也余甚至於鴟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

或馬

文選卷五十四



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吾一愛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

易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

論命曰存亡壽夭成定冥初魏文帝鬼神莫能預聖哲

不能謀塞之遇鬼神莫之要聖哲弗能預觸山之力無以

抗倒日之誠弗能感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觸不周之

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淮南子曰

尺之壁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帝至德

未能踰上智所不免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帝論子曰

夫生之必死賢是以放勳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

流石襄陵浩浩滔滔天史記天乙立是為成湯呂氏春秋曰

成湯之早煎沙爛石楚辭文公寔其尾宣尼絕其糧

文王子曰公且有聖德謚曰文毛詩曰狼跋美周公也狼跋

其胡載寔其尾毛萇曰寔踏也寔音致漢書平紀曰追謚

孔子曰宣尼公論語曰子與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采芣

家語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

德行著名有惡疾韓詩曰采芣澤瀉也采芣臭惡之草詩曰采芣

我猶守而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與困臧倉之訴崔瑗七化

行夷叔隱已古史考曰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脩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諭於淑媛傳子曰昔仲尼既歿仲子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與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曰何哉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倉之子焉能遇哉

**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  
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至乃伍員浮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職

**屍於江流三閭沉骸於湘渚**  
史記曰子胥自到死王乃取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原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揚雄反離騷曰欽子楚之湘纍音義曰謂不以罪死曰纍纍

**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  
屈原赴湘死故曰纍也

**髮於卽署**  
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傳誼以謫去意不自得曰父老何君山鴻漸錄殺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自為卽署

**君山鴻漸錄**  
殺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

**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  
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

**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  
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

**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問譚曰吾以議決之何如**  
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識問其故譚頗有所非是上怒曰桓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貰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許慎淮南子注曰錄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弋下高雲之鳥東觀漢記曰錄羽殘羽也存餘黨之志明帝以為衍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培塿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也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韓詩外傳曰子近世有沛路謂孔子曰夫子尚遺行乎奚居之隱也

**國劉瓛**  
梅瓛弟璉

**並一時秀士也**  
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陳國人宋大

**明四年舉秀才篤學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瓛弟璉字子敬方執正**

直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  
校尉齊官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  
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

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揚  
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  
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

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不失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  
高竦不雜風塵

范曄後漢書孔融論曰凜凜焉皜皜焉莫  
以岩岩郭璞遊仙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

詩曰高蹈風塵外君以  
振民毓德毛詩曰衡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

門之下可以棲遲

次殂落宗祀無饗

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  
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靈秀達

玉其相毛萇曰相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

質也又曰髦俊也

曰擯棄也馮融論  
語注曰韞藏也  
而有待兮宿莽與壘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殂落也  
論衡曰身與草木俱朽楚辭曰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

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

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禪書曰此則宰衡之與卓隸容彭

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

之與殤子

尚書曰冢宰掌邦治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  
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

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又曰  
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莊子南郭子綦曰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之小莫壽于殤子而彭  
祖為殤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

南謚高士傳曰黔婁  
先生脩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終曾參來吊曰何以為謚  
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克虛衣不蓋形死  
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淮南子曰  
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



陳有惡人馬曰敦洽讎麋推頽廣顏色如漆赭有垂眼臨咸  
鼻長時而熱投陳侯見而甚悅之高誘曰醜而有德也

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抱朴子曰聖人體天皆得之於自然莊子曰古之至人假

道於仁託宿於義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論語子夏曰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

凶或不召自来或因人以濟周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老子曰不召而自来傳子曰

昔人知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

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窅窅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

以聞子虛賦曰交錯糾紛鸚冠子曰禍予福之所倚福予

銳不可以一途驗箏琴不可以膠柱調也鬼谷子曰即欲

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管子必

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曰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

職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譬如

義禮智四者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而或者觀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

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

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鑿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

之予必使女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沉

也蔡邕紂于酒德矣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孔墨墨程

視彭韓之豹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栢之朱紱謂明經拾

青紫彭彭越韓信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鷲

天爵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今禹授太子遷先

禄大夫後賜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

組綬蒼頡篇曰綬綬也漢書夏侯勝曰士病豈知有力者

運之而趨乎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因矣故

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論語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請

陳其梗槩東京賦曰其夫靡顏膩理哆嚙

之異也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睒些王逸曰靡緻也膩滑

也音侈通俗文曰嚙口不正也史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

之殊也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朔許慎曰朝生暮死蟲也

之物聞言如響智昏救麥神之辯也

語之微言音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左氏

傳曰程滑殺厲公荀營士鮐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

有兄而無惠不能辯救麥故不可立杜預曰救同知三者

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之為寢者之候也

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三五而未識於十其

蔽一也淮南子曰大矣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

境左氏傳叔興曰吉凶由人史記齊威王使人龍犀曰角

說越曰晉楚鬪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帝王之表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河目龜文公侯之

相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長弘長弘語劉文公曰孔子仲

語注曰河目上下匡平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撫鏡知

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為大尉李撫鏡知

其將刑壓組顯其膺錄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

左氏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有

大事於群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

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

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

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組也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對與王

之瑞春秋元命苞曰大星也朱宣宋均曰華者諸名也朱宣少吳氏詩含神務曰

大電繞樞照郊野感符寶生黃帝漢高祖功臣皆兆發於

前期渙汗於後葉周易曰渙汗其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

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救二也

尚書武王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孔安國曰貔擊

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

子曰源道者測宵冥之深呂氏春秋曰宵冥莫知其情

王命論曰神明之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

鼈呂氏春秋曰有莘氏女子采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

孕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曰水出告

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

曰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淮陰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中有

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告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

往視門有血便走楚師屠漢卒睢息河鯁其流秦人坑趙

士沸聲若雷震漢書曰項羽晨擊漢大戰彭城靈辟東睢

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師越韓魏而敗彊趙

北坑馬服屠四十餘萬眾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

一歷陽之都一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眾

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厭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

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

秋霜一下蘭艾俱落毛萇詩傳曰蕭蒿也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

之哉其救三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夏子夏也伊

幾育之易曰頹氏之子其殆庶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

幾于王弼曰庶幾於知幾者也

夏后之璜不能無考

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高誘曰考不平也類

也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

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實憲為車騎

將軍辟駰為掾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至官而歸卒于家漢書曰相如拜為孝文園令既

病免家居

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

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

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

下名罷楚辭鄭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

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渣

合苦

死霜露其為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

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

漢書曰主父偃

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從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大夫

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弘淄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弘第

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莊子曰賓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

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漢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詬恥

也范曄後漢書吳漢謂城宮曰將軍嚮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說皇甫嵩曰今將軍威德

震本朝風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聲馳海外

四也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

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

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史記曰虞舜名曰

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釁擣戴大臨龍降

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

八元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謂之紂尚書曰祖伊奔告于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商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眾明

君寡莊子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少庸君多杜篤吊比干文曰闇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

謀而薰蕕不同器梟鴞不接翼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論曰夫芝蘭之不與茨棘俱植鴞鳳之不與梟鴞同棲天理固然易在曉昏西都

實曰接是使渾胡敦徒擣杙兀踵種武於雲臺之上仲翼側足

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

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擣杙楚辭曰忍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八愷之二法言曰橫去謂廢興在谷口鄭子真不誦其節耕於巖石之下

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治亂廢興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夷狄謂魏也班固漢書贊曰

心左氏傳管敬仲曰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漢書宴安鴆毒不可懷也

淫曰蒸下淫曰報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

何足喻淮南子曰堯之時災竄九嬰大風封豕鑿齒於

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涕層乘間電發金行謂晉也于

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左氏傳曰吾國北風歌南風不競毛詩曰上帝版版毛萇曰板切又曰蕩蕩上

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左帶左推也尚書曰夷左在周弗成類王元長勸給焉書卷曰息沸齊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沸肩也魏志詔曰遠覆瀝洛傾五劉備孫權乘間作禍辯七論曰電發荆南遠覆瀝洛傾五都東京賦曰濟洛背河左伊右瀍于寶君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毛詩曰秦徙中縣之必恭敬止漢書高與三皇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尚書傳曰黎衆也西京賦曰區宇字義種後漢書曰梁商上表曰匈奴種類繁熾不可殫書子虛賦曰充何其中者不可勝記河圖曰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尚書湯曰天遭殷革周書曰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骨之以人其類六也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也孟春始也

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

世要論曰遇不遇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絀卦中庸在

命也善不善人也不遇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絀卦中庸在

於所習舜禹二帝也淮南子曰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

也廣雅曰絀止也胡卦切賈誼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

庸論衡曰中人惡為惡是素絲無柎玄黃代起鮑魚

芳蘭入而自變之言為其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

大戴禮曰與君子游必乎如入鮑魚之室久而不聞則與

其所去就者也慎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子路東

應詹之野人孔子教之皆為賢士王隱晉書曰父母楚穆謀於潘

崇成殺逆之禍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

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

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楚書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

曰在外圍欲劫孔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夫與太子無勇若燔臺辛

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厭敵子路以戈擊之斷

也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

輔德周易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尚故宋公一言法皇三徙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馬子常曰災惑守心心采之

曰股可移於歲公曰移於民所以養民成不登何以畜民是時災

廣雅曰暹香謂之君命二十一年或謂之執法信殷帝自翦千里來

雲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

桑林之祭而四海之時旱七年以身禱於若使善惡無徵未

洽斯義猶命故未洽乎斯義毛萇詩傳曰洽合也且于

公高門以待封嚴毋掃墓以望喪其間門壞父老方共修

之於公謂之曰少高大問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理獄多

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封侯傳

世又曰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已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

到雒陽適見報囚毋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

也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此君子所以

自疆不息也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疆而不息如使

仁而無報奚為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無報可故修

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為徑廷不近人情司馬彪之言

耳莊子自吾問于連叔曰大有徑廷不近人情司馬彪之言

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

而不測此釋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

言命以窮性靈此釋不同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

命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徐幹中論曰北海孫翹

春秋之變哉毛萇詩傳曰蟋蟀渠畧也朝生且荆昭德音

舟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

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說文曰獷不可

附也古益切莊子曰伯夷叔齊死名上為善一為惡均而禍

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毛詩曰蕩蕩

辟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此釋君子所以自疆也毛詩

居亂世不變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尚書曰古語孔子曰

事君之難也夫食稻梁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

奇儻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論語

食夫稱詩外傳曰饒謂魯哀公曰黃鸝啄君稻梁國語

曰芻豢幾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曰齊地織作

王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禁之可移於令尹司馬

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禁毛詩序曰雲于叟種德

漢仍叔羨宣王也毛詩曰圭璧既平寧莫我聽于叟種德



冰統長揚賦曰憎聞鄭衛窳敗之聲阮籍詠懷詩  
曰北里多奇儻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  
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

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

命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弁捫吊曰夫體道者天下

之君子也郭象曰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周易曰樂天

知命故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莊子曰知不可奈何

有德者能之王命論曰不知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

喜死而不感莊子曰予惡乎知悅生之或非邪予惡乎

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尸子曰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而

屋也毛詩曰於土室編蓬未定憂其慮土室編蓬已見不

我乎夏屋渠求充詘於富貴不違違於所歆禮記孔子曰儒有不預獲於

高士傳黜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歆也貧豈有史

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司馬遷為太史公故曰史公廷集有

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

仲舒集有士不遇賦也

本政大夫同知也

仲舒集有士不遇賦也

仲舒集有士不遇賦也

仲舒集有士不遇賦也

文選卷第五十四



論

廣絕交論

劉璠梁與曰劉峻見佳昉諸子西華兄

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藉交莫有收

恤西華冬月著葛布帔練裙路逢峻法然

於地終劉孝標身恨之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非乎為非乎

此假言也為

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感俗澆薄

莫尚敦篤篤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率贈益州刺史

主人曰客奚比之問未詳其意故審覆之也客曰夫草蟲

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欲明交道不可絕故陳四

蟲趨阜螽鄭玄曰草蟲鳴則阜螽跳躍而谷風至龍舉而

應也雕虎已見思玄賦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

景雲屬許慎曰虎陰故細細相感霧涌雲蒸嬰鳴相召星

中陽獸與風同類也故細細相感霧涌雲蒸嬰鳴相召星

流電激以相從言感應之速也周勃曰天地細細萬物化

醇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

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辯問曰游說之士

星流電耀谷實戲曰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

游說之徒風颺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

子悲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

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

善唯夫子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

知我也

變於墳笈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妻子女好合如鼓瑟琴曹

子建王仲宣謀曰好和琴瑟鬱郁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

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

義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

贊曰婉變董公墳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盃書玉牒而

見鸚鵡賦

刻鍾鼎聖賢以良朋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太公金匱曰

傳於後世玉牒已見上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

流波之雅弔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

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

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

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伯牙及雅引已見上文范張

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元

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

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朋

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窆而柩不進其母

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

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修墳種樹然

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效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

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

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冥夜撒且魁曰相與父語為駱驛縱

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煙駱驛縱橫不絕也

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所趣陸機列仙賦曰騰煙

霧之霏霏劉秦美新曰霧集兩散莊子曰巧歷不能得而

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鷄嬖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

辨其惑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常道而絕之故以

子曰初吳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也列子曰王肅曰

言其切直也爾雅曰丁嬰嬰者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

殘屏無親也黔首已見過秦論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

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鷄之逐鳥雀爾雅曰嬖也尚書曰

惟人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心懷豺虎長揚

賦曰敢問崇德辨惑主人听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

徵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言朋友之

衰醉則志叶斷金醕則昌言交絕今以絕交為感是未達

也上林賦曰亡是公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

趙遣使於楚臨武趙王謂之曰必如今日之言辭也請趙王

後將法焉王曰不可天時有燥濕絃有緩急微柱推移不

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鶴鵬已翔

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鶴鵬已翔

吳都賦曰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汗隆

人懷明道而闡風化如龍夔之驤屈蓋從道之汗隆也春

執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之鏡雖書曰秦失金鏡鄭玄

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郵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

龍驤化為侯王夔屈已見滿正叔贈王沅况詩禮記子曰

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汗則從而汗

月聯璧贊豐豐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

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

為言從道汗隆太平則明豐豐微妙之弘致道衰則顯棣

華權道之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絕非一塗也若五音之變

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朱公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此猶

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

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古凶成天

下之豐豐者莫善於著龜王弼曰豐豐微妙之意也鄭玄

居憂共戚處樂同驩仲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  
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  
琢如磨自修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寄通靈臺之下遺  
則思之患則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

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  
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  
忘於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

也素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也茂建叔世民訛狙詐  
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

颺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  
錐刀之末與皆良朋世也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

漢書曰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莊子之問隙也谷虞戲曰險  
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莊子之問隙也

於山川難於知天董仲舒士不能遇賦曰生不丁三代之盛  
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矣聖賢亦不

能開愚夫之遠惑葛蘄集曰龔刀之末將盡爭之於是素交  
丘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曰雖刀之末將盡爭之

盡利交與天下蚩蚩鳥鶩雷駭毛詩曰氓之蚩蚩廣雅曰  
齧衣塞路百姓鳥鶩無所歸淮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

較角言其略有五術焉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若其寵  
鈞董石權壓梁竇董賢石顯已見西京賦權猶勢也范曄

威柄凶恣日積竇憲雕刻百工鑪擗朱萬物吐漱興雲而  
已見范曄官者論

呼翕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壘其燠灼雕刻鑪擗  
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

之忘其智皆在鑪擗之間聲類曰燠火所居也李嶺莊子  
音義曰捶排口鐵已見潘元茂九錫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

呼吸變霜露九域已見潘元茂九錫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  
呼翕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壘其燠灼雕刻鑪擗

呼翕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壘其燠灼雕刻鑪擗  
呼翕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壘其燠灼雕刻鑪擗

呼翕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壘其燠灼雕刻鑪擗  
呼翕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壘其燠灼雕刻鑪擗

呼翕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壘其燠灼雕刻鑪擗  
呼翕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壘其燠灼雕刻鑪擗

呼翕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壘其燠灼雕刻鑪擗  
呼翕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壘其燠灼雕刻鑪擗

侯湛東方朔畫贊曰彷彿風塵用垂頌聲毛萇詩傳曰疊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任勢也燻灼四方震耀都鄙

靡不望影星奔藉響百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

流水接輪蔡伯喈郭林宗碑曰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

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九國事為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禎魯都賦曰蓋如飛鶴馬似遊魚高門已見辨命論范曄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

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皆願摩項

至踵墮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沈七族是

曰勢交其流一也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項放踵趙岐曰放至也鄒陽上書曰見情素隳肝膽李顯

詩曰焦肺枯肝抽腸裂膈鄒陽上書曰荆富埒陶白貲巨軻湛七族要離焚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閉而鳴鐘

陶朱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褒貲至

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錢

鄧氏錢布天下楊雄蜀都賦曰西有監泉鐵冶橋林銅陵

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况為大鴻臚數賞賜金

錢京師號况家為金穴連騎鳴鐘已見西京賦應劭漢書

注曰望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

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鷺之稻梁露玉笋之餘

瀝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過秦論曰陳涉

瀝甕牖繩樞之子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蘇

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夫江上之將去矣謂處女曰

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

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處

女以為然留之今臣奔逐於秦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

幸無我逐也賈逵國語注曰邀求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

身貫魚已見鮑昭出自薊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瞥見

鳧藻踴躍張衡羽獵賦曰輕車飈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

魯連子曰君鴈鷺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

鵠止君園池親有嚴客持酒於前時賜餘銜恩遇進款

記淳于髡曰親有嚴客持酒於前時賜餘銜恩遇進款

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士

龍為顧彦先贈婦詩曰銜息非望始遇謂以恩相接也秦嘉婦詩曰何用叙我心惟思致款誠禮記曰其在人也如

松栢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惟誠歲寒切標松竹陸大夫左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宴喜西都郭有道入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播紳羨其登

仙漢書曰高祖拜陸賈為大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公卿間名聲籍甚音義曰狼籍

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為神仙舉有道不應加以顛

林宗雖善論人不為危言覈論東國洛陽也

感頰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鮮嘲曰蔡澤頰顛折

頰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馬驪牛三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驪色之馬三也曰黃馬曰驪牛形與色之三也蜀都賦曰黃

則駢戲論扼腕抵掌馭術與節禹書曰衍以馮神翰意者敬移金精神馬剽剽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

叙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

榮辱定其一言毛萇詩傳曰煨煖也郁與煨古字通也寒

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猶息也張升反論語曰噓抑揚華子曰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於是

不俱至周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於是

純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道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

論附駟子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

弱冠已見辯亡論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

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統袴之間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

曰道好也應瑒釋賓曰子猶不能騰雲閣攀天衢揚子法



言曰攀龍附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論說文曰  
駟壯馬也張敞集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騰乃騰  
千里之路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淮南陽舒陰慘生民  
子曰馬運大丙之御也過歸鴻於碣石也

**大情憂念驩離品物恒性**時則慘莊子在陽時則舒在陰

而不得所遊是恒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憂故魚以泉

**涸而涖沫鳥因將死而鳴哀**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

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實懷昭谷風**

**之盛典**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

曰吾之怨與嚭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固憂相

近悲其所鄉者乎詩谷風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劓頸起於

**苦蓋**周書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晏

戎子駒支曰乃祖昔離彼苦蓋是以伍負濯漑於宰嚭

**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言宰嚭由伍負濯

而譖負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

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漑說文曰濯浣也毛萇詩曰漑漑也

在於貧賤類乎泥滓廉之好爵同於濯漑史記曰伍子胥

者楚人名負楚王誅負父奢子胥往吳闔廬既立得志以

子胥為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

帛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

犁否因慎出奔聞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為

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既立以伯嚭為

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請和將許之

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譏子胥王乃使賜子

胥屬鏹之劍乃自剄左氏傳曰哀公會吳橐華吳子使太

宰嚭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太宰嚭字雖

不同其人一班固漢書述曰張陳之交好如父子携手

翼秦撫起

馳驚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縻衡所以

揣其輕重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

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沈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為馳

之淳許慎曰澆薄也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

而鈞物平輕重也鄭衆考工注曰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

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篚織纊說文曰揣量也儀禮曰屬

續以候氣運命論曰顏冉大賢魏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

謂龍翰鳳雛曾參史史魚也莊子曰削魯史之行對揚

士元為鳳雛曾參史史魚也莊子曰削魯史之行對揚

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蘭芬也葛舒向金玉淵海卿

龔薦却彥文曰雪白冰折皦然曜世也

雲黼黻河漢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

卿雲之文類於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

庸帛使以異哉加五絲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炫耀黼黻

華蟲李士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也其巧也又曰漢諸視

儒作書者以司馬長卿楊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

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游塵土

朝露身輕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司馬

魁曰梗土之榛梗也漢書項羽曰歲飢人貧卒食若衡重

半菽孟子曰楊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錙銖續微影撇滅雖共工之菟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

跋扈東陵之巨猾錙銖已見任考外彈曹景宗文侯瑾等

沈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為馳

而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

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篚織纊

說文曰揣量也儀禮曰屬

續以候氣運命論曰顏冉大賢

魏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

謂龍翰鳳雛曾參史史魚也

莊子曰削魯史之行對揚

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

蘭芬也葛舒向金玉淵海卿

龔薦却彥文曰雪白冰折皦然

曜世也

雲黼黻河漢言舒向之辭同於

淵海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

未織恒絲

庸帛使以異哉加五絲之巧施

針縷之飾文章炫耀黼黻

華蟲李士有文章猶絲帛之有

五也其巧也又曰漢諸視

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

醫破癰潰座者得車一乘  
邪金膏已見江賦漢書曰  
羸王閩侯亦遺江都王建  
羸甲

辭曰如脂如膏王逸曰柔  
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損者  
三友

友便辟故輪蓋所游必非  
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  
張霍

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惑  
是曰量交其流五也  
禮記曰苞苴

人者鄭玄曰苞苴裏魚肉  
者也或以蓄或以第凡斯  
五交

義同賈古鬻故相譚壁之  
於闐闐林回喻之於甘醴  
杜預

傳注曰賈買也鄭衆周禮  
注曰鬻賣也譚集及新論  
並無

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  
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  
則去之

請以市喻市朝則蕭夕則  
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  
求存

故往亡故去願君勿然然  
此以市喻交疑拾誤為相  
遂居

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  
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  
如醴

司馬彪曰林夫寒暑通進  
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  
或始

富而欲貧或初存而未亡  
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  
迅若

波瀾周易曰寒往則暑來  
暑往則寒來盛衰已見琴  
賦說

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  
貧筮賦曰有始泰終約前  
榮後

悴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  
若循環環周則復始窮則  
反本

陸機樂府詩曰休咎此則  
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  
道不

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  
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  
可知矣

言貪利情同譎詐殊道也  
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  
之難

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  
朱隙其未故知全之者鮮  
矣漢

書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  
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  
語曰

蕭育結綬王貢彈冠言相  
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  
至丞

相與博而翟公方規規然  
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  
來

有隙也博自失也漢書曰  
下却翟公為廷尉賓客至  
者填

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  
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  
大署

其門曰一見數梁傳曰王  
誠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  
貴因此

賤交情乃見數梁傳曰王  
誠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  
貴因此

五交是生三釁

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環隙也

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

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備平曰天有難固易攜五色以辨白黑人民莫知辯也與禽獸相若也

讎訟所聚二釁也

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

名陷饕餮餐貞介所羞三釁

也勢利之交見上漢書贊曰

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

之速尤也毛萇詩傳曰梗病

故王丹威子以槓楚朱穆昌言

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

有梁之初淳風已喪俗多馳競人尚浮華故叙叔世之交情刺當時

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歎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

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繯也夏祠焉禮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桐也夏荆也夏與榎占今字也昌言已

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孫綽子曰莊多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寄言渾沌得宗象罔得珠旨哉言乎

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漢書主以書勅責陽僕曰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左氏傳

曰晉悼公即位六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跼俊邁聯橫許

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道

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琰謂司馬即子之弟剛斷英時裴松之案時或作特竊謂英特為是辯六論曰或將連衡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

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述曰莊之推賢

於茲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

脣吻宋紫由其月日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

賦扼腕已見蜀都賦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

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特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於是冠蓋輻湊物月日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於是冠蓋輻湊

衣裳雲合輜軒擊轉歲為坐客恒滿踏其間闕若升闕里之

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西都賓曰冠蓋如雲漢書曰

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表紹賓客所歸輜軒

比穀填接街陌說文曰輜車前衣車後為輜史記蘇秦曰

臨菑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輜車軸端范曄後漢書孔子

曰座上客恒滿鄭玄禮記注曰輜車軸端范曄後漢書孔子

所居也升堂入隩已見孔融薦禰衡表范曄後漢書曰至

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至

於顧盼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

墀者疊跡戰國策蘇代說淳于棼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

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去

車上大行中坂遷延負轆不能上伯樂之君曰僕居鄙俗

之日久矣君獨無前拔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今僕居鄙俗

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辯命給史記蘇秦說齊王曰

臨萬之塗人肩相摩漢典職儀曰以丹莫不締恩狎結綯

縵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過秦論曰合後締交禮

玄子曰狎習也近也李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綯繆淮

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楚辭曰日

賢往尋松之清塵烈士傳曰陽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

死應璩與王將軍書曰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

門罕清酒之為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窟東粵謂新安防

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暝目東粵楚詞曰歸骸舊邦莫

誰謂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總帳謝承後漢書

曰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就後漢書

負笈赴弔常於家預炙雞一兩綿漬酒日中曝乾以

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昇米飯白茅

藉以雞置前酌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禮記曰朋友之

墓有宿草而不哭馬動藐爾諸孤朝不謀夕疏離大海之

輪謂范氏也見上文

南寄命障薦之地諸孤妨子也劉璠梁典曰妨有子東里

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父何可長

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

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蔣子遠之交桂今言

休東渡江乃在障氣之南梁典不言妨子遠之交桂今言

大海之南者蓋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

言流離之甚也

之仁寧慕郤成分宅之德此謂劉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

貫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攸然不相存贍

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

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

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

物故南陽餓暉聞堪妻五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

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疋以為常羊舌氏叔

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

父之死也吾蔑與此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而泣之我

轂臣子而觸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

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觸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

西華南客北叟並無術學墜其家業左

也藐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父何可長

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

飢困寄命漏刻蔣子遠之交桂今言

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

此謂劉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

劉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

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

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

五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

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

昔者此其父始而泣之我

而觸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

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劉璠梁典曰妨有子東里

無術學墜其家業左

朝不謀父何可長

朔北之野范曄後漢

萬機論曰許文

交桂今言

劉孝標與諸

東觀漢記曰

以友道暉以堪宿

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

五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

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

昔者此其父始而泣之我

而觸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

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劉璠梁典曰妨有子東里

無術學墜其家業左

朝不謀父何可長

朔北之野范曄後漢

萬機論曰許文

交桂今言

劉孝標與諸

東觀漢記曰

以友道暉以堪宿

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

五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

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

昔者此其父始而泣之我

而觸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

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南寄命障薦之地

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父何可長

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

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蔣子遠之交桂今言

休東渡江乃在障氣之南梁典不言妨子遠之交桂今言

大海之南者蓋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

言流離之甚也

之仁寧慕郤成分宅之德

貫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攸然不相存贍

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

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

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

物故南陽餓暉聞堪妻五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

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疋以為常羊舌氏叔

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

父之死也吾蔑與此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而泣之我

轂臣子而觸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

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觸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

西華南客北叟並無術學墜其家業左

也藐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父何可長

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

飢困寄命漏刻蔣子遠之交桂今言

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

此謂劉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

劉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

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

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

五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

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

昔者此其父始而泣之我

而觸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

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劉璠梁典曰妨有子東里

無術學墜其家業左

朝不謀父何可長

朔北之野范曄後漢

萬機論曰許文

交桂今言

劉孝標與諸

東觀漢記曰

以友道暉以堪宿

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

五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

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

昔者此其父始而泣之我

而觸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

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

連珠傳玄叙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與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

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

可悅故謂之連珠

###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氣

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善曰禮記曰

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天地成而

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通其氣也五行錯而致用字書曰冲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五行錯而致用

四時違而成歲踐金木五行四時依天地造物者之致春秋異候

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善曰莊子曰四時是以百殊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

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五本理

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効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其中納鏗鏘之合韻善田左氏傳閔子

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可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

徵商羽角各處其處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所以

待主主無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

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夫鑑銖之衡懸千斤之重徑尺之鏡照尋

丈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善曰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曰稱亦勝也吳錄子

胥曰越未能與故明主程才以効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危鏡凶哲人所以為戒故主稷契所以垂美也善曰說文豐而致力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善曰說文

王程品也廣雅曰効驗也  
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

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此章言賢人雖希而

無世不有故亡殷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雅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夫仕無應隱處立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

多矣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臣聞世之所遺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

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數希蒙翹車

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言末代闇主崇神奔賢故

鳳舉之使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適之也陳敬仲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

馬碧難之神可黜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生襲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宋軒之使鳳舉於龍推之表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

二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寵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也論語孔子曰

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無仲尼西山之鐵

夫東國之黜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上逢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廣雅曰執迹也陵夷已見上文春秋命歷叙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

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言以至道均

咸是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觀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含響也善曰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詩慎

沈也灑猶灑灑不捨跡謂外跡露雲不為跡風去心莫定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

之叟不矜丘園之弊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古之隱人

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

能詳孰是又傳說築於傅巖而精通或丁言巢許冥心長

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

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為洗耳乎呂氏

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

許由遠之箕山之下類水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

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

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

存已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蓋部耆

舊傳秦密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皇

甫謚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

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

揚若名令聞若汝非交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張然不自

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

之為堯所讓也以為汚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

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

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

之叟不矜丘園之弊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古之隱人

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

能詳孰是又傳說築於傅巖而精通或丁言巢許冥心長

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

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為洗耳乎呂氏

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

許由遠之箕山之下類水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

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

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

存已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蓋部耆

舊傳秦密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皇

甫謚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

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

揚若名令聞若汝非交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張然不自

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

之為堯所讓也以為汚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

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

之叟不矜丘園之弊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古之隱人

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

能詳孰是又傳說築於傅巖而精通或丁言巢許冥心長

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

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為洗耳乎呂氏

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

許由遠之箕山之下類水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

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

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

存已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蓋部耆

舊傳秦密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皇

甫謚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

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

揚若名令聞若汝非交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張然不自

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

之為堯所讓也以為汚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

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

之叟不矜丘園之弊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古之隱人

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

能詳孰是又傳說築於傅巖而精通或丁言巢許冥心長

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

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為洗耳乎呂氏

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

許由遠之箕山之下類水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

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

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

存已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蓋部耆

舊傳秦密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皇

甫謚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

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

揚若名令聞若汝非交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張然不自

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

之為堯所讓也以為汚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

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  
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美女之影不感荒媿

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治容已見陸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嫱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槃桓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晷影之候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

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此章言賢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縈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不世之

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縈曲之絃謂絃被縈曲而不申者也言縈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候明時以効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尸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

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是弗聽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凌飈

之羽不求反風耀夜之目不思倒日鷲鷲能飛不假風力

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淮南子曰鷲鷲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立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鷲鷲謂之老鷲鷲音休蚤音瓜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

黜殞非食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夫黜觸車以

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

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嬪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乃召蘧伯玉而貴

死以彌子瑕退之徒殞於正堂成禮而是後去可謂生以身諫死以彌子瑕然經籍唯有史魚黜嬪非是抑莊豈為書典散

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  
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穆公為私  
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  
聞忠臣進賢不私顯而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  
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  
禽息薦百里奚繆公出當車以頭繫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首左  
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繫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首左  
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也  
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  
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言讒人在  
朝君臣否  
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俊乂後時而屢歎  
喻明玉蒙垢而掩輝善曰論衡曰日月猶人有目任子云  
日月天下眼目而掩輝善曰論衡曰日月猶人有目任子云  
盡天何為當故壞其眼目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  
未理者為璞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絳廷以貞女  
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香以燔質而發芳絃以特  
絕而流響喻貞女沒身而

譽立烈士効節而名彰也善曰上林賦曰酷烈芳  
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晉  
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晏嬰立威  
於齊

罕勵哭於介夫終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真匡有効  
於斯者也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  
公觴之范昭起曰願不得君之搏為壽公命左春酌搏以獻  
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為我奏威儀周  
之樂太師曰有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與齊  
發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轅伐齊  
師孔子聞曰善不出搏俎之間而折衝于千里之外晏子之  
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規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  
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始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  
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三分其地

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袿詠是以言苟

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此言取其正專而也

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為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推頭而韻曲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

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機國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迹慕遠無救於違是以循虛

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此言為事非虛立功瀕實致

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臣聞鑿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晷揮翻生風而繼飛廉之功

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緹縈獻書而

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語宰子曰鑽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使奔蜀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

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彫榮人君不以貴賤革其賞罰

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

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此言事在外則易致

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

極也世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淮月

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

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如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善曰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

火於日以鑿取明水鑿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鑿鏡屬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節司

農曰夫發聲也明盥謂以明滌染盛黍稷烜音燬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

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睡此其義

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

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呂氏春秋

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園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

子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

臣聞尋煙染於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

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

已滅其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聖白為辭故

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尚書益曰至誠感神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

發藻尋虛捕景夫人貞觀探心昭忒善曰日月發輝既尋

託暗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惑欲

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善曰鄧析子曰藏形匿影

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儷其精重光以見吉祥說文曰捕

取也思玄賦曰朝貞觀而夕化應助曰貞正也易曰天

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意世加甚焉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

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凶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疾風

戮費而王道洽也善曰尚書舜流四凶而朝穆穆楚

于崇山窳三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爾

雅曰勸美也二臣費遠運命論與馬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所傾非假

百里之操萬夫婉變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

明主因時而命官時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治才不合

其朝不勞稷契之賢矣善曰揚雄答客難曰工聾調於此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已所勛是以

利害萬物不能假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

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已能正是以

放勛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總冠生人不救棲遑

之辱按西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均景

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此言畧景有節尺圭

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龐

萌魏武失之張邈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故天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

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

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臣聞遊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

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名則

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棄彼而取

此也善曰周易曰遯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遯隱也論語

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

漢書淵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

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棄天之雲

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栢撥之君

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其樂矣豈復思時雍栢撥之治哉善曰身蔭既足故無假重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之曰鯤化爲鵬怒而飛翼若

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爲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歎子貢執

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

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至其庭甚閑

甚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

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密令卓茂已見孔德璋北山移

文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栢撥謂殷也

毛詩曰玄王栢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爲必

子賤但子賤爲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臣聞飛鸞西頓則離朱與矇眊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

珉珠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

典數逢澆季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逐也善曰飛鸞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云轡也頓猶舍也西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曰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頓明韓詩曰矇眊奏功薛君曰無珠子曰矇

珠子具而無見曰矇大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珉王珉珉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

下儗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寸管

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也以夏

至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

託驗於顯者也善由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

重戶閉塗墮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內

痺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散不其內端案歷而候之

氣至者反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不及氣所動者其灰聚

鄭玄禮記注曰儗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

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

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

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謂音

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

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

是以滯有之與懷豁道難得而校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

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

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見則不見之鵬鳥賦曰

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為萬殊

黃鍾

黃鍾

黃鍾

黃鍾

黃鍾

黃鍾

黃鍾

黃鍾

黃鍾

黃鍾

黃鍾

黃鍾

黃鍾

黃鍾

黃鍾

黃鍾

黃鍾

黃鍾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

下儗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寸管

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也以夏

至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

託驗於顯者也善由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

重戶閉塗墮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內

痺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散不其內端案歷而候之

氣至者反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不及氣所動者其灰聚

鄭玄禮記注曰儗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

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

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

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謂音

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

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

是以滯有之與懷豁道難得而校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

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

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見則不見之鵬鳥賦曰

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為萬殊

臣聞枕敵希聲以諧金石之和擊鼓踈擊以節繁絃之契

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夫道上環中理貴持

會希發而節樂者擊

一祝之功也一契而御衆者聖

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踈遲也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

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善曰言為政之道恕已及物

也耳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

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杜預

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

尚書傳曰誅猶

痛責之甚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



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此欲令各

無企美之心抑亦在鵬鷄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閻沒汝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而為

君王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鼈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

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

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善曰楚辭曰衝風起兮

及遇隧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淮震風洞發

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則夏屋有時而傾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聾聵也

子云風謂蛇曰折大木飛大屋唯我也何則牽乎動則靜凝言舟牽乎水波

靜疑也善曰屋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靜止而為動之所牽則靜止而

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凝止也自定之貌也

動貞言屋係乎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善曰舟雖動而

文勢與上句稍殊不

是以搖風大行貞女蒙治容之悔溥

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此謂物無常性惟化所珍故水

來則傾亦由貞專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

則安流為水及風誤也悔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履少原之婦哭其亡簪善曰言人居窮則志

楚君施轡激三軍之澆俗少原流慟誚輕薄之類風善曰賈子曰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亡其跣履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於此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跣履哉吾悲與之偕出而不與之偕返於是楚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向者刈著

新聖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  
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

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暗於治

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商風漂蕩本無興

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

下自安也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

乘舟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

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及之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

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

跡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棄性逐欲遂令身死國家為

善曰天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侈則

國亂二王皆棄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或者以詩序二仿

又云盡為未忝豈得佇立哉然序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

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沉賁鼓密而含響朗笛踈而吐音

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汚隆用行其正取其濟物而巳

由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沉其網也善曰爾雅曰大鼓謂

之鼓賁與鼓古字同鄭玄禮記注

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踈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

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迹之哀

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利喪

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

棄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

利輕於生臨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

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天下死君

身所重也。此義則輕臨川自投謂北人無擇也。已見相溫薦譙元表。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

天地之贖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

交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雅曰賸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五絃琴也蔡邕

琴操曰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象五行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風不覩。洪赫之烈

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此言令人尋本而棄末也善曰法言曰或

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

步畧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

遠猶踈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曰畧日景也慎

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視也

臣聞雲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

是以吞維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

之節漂鹵之威不能移。真命之節淮南子曰夫寒之性吞維

也相友寒地圻水疑火弗為衰其勢暴也見下文吞維謂秦也六國為維而秦滅之故曰吞維過秦論曰秦有并吞八

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有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

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論曰伏尸百萬

流血漂櫓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

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

臣聞理之所關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

流金不能焚景沉寒凝海不能結風金為火所流海為寒

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是理開而常

此理開而所窮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尚書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

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夫冒

而松栢不凋此由是聖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雖善伺

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淫也善曰莊子曰

莫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

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厦屋忻懽李軌曰陵雨暴雨也

文選卷第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曹子襄王中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崔子玉座右銘一首

張孟陽劔閣銘一首

陸佐公石關銘一首

新漏刻銘一首

誄上

曹子建王仲宣誄一首

潘安仁楊荊州誄一首

楊仲武誄一首

箴

女史箴一首

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文選卷之五張茂先

茫茫造化一儀既分淮南子曰造化天地易曰有太極是

儀生兩散氣流形既陶既甄物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曰泥

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在帝庖羲肇經天人周易曰庖

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周易曰有

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夫婦以及君臣天地然後

有萬物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君臣家道以正王

猷有倫周易曰家道正而猶古字通婦德尚柔含章

貞吉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柔妻道婉嫕淑慎正位居室

漢書曰孝平王皇后為人婉嫕有節操服虔曰嫕音翳柔

之翳曹大家列女傳注婉柔深也毛詩曰淑慎爾

正位乎內施衿結褵虔恭中饋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

遺父母之誠毛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肅慎爾儀

式瞻清懿毛詩曰敬慎威儀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相耳忘

和音志厲義高而三主易心列女傳曰楚王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

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相公之夫

人相公好淮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

音衛姬疾相公之好是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悛

故不聽以厲相公也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園闔獸熊佚出園攀檻欲上殿

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好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

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班妾有辭割

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驪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

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妾觀古圖書

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

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不衰長楊賦曰事罔隆而不虧日中則吳月滿則微

周易曰日盈則蝕毛詩曰彼月而微此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

日而微鄭玄曰謂不明也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蔡邕女誡曰夫心猶首面一旦不

邪惡入之人盛飾其面而莫修其心性之不飾或愆禮正

感矣家語孔子曰容不可不飾也斧之藻之克念作聖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

其言善千里應之周易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

言不善則千里之外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徐幹中論曰

違之况其邇者乎衾為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

遠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

盈周易曰鬼神無恃爾貴隆隆者墜者楊雄解嘲曰炎炎

于小星戒彼攸遂毛詩序曰小星惠及下也詩曰嗟彼小

婦人之正義也比心螽斯則繁爾類毛詩曰螽斯振振兮馬

無所必遂也

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

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可

災災毓滅性帝昭曰畏蕤黷其類也漢書曰孝成趙皇后

入宮寵少衰而女弟絕幸妹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也

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文子老子曰天

損日月是也魯連子譚子美者自美翩以取尤朱過宋東

曰物之必至理固然也美者自美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

者賤揚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

美也其惡者自惡治容求好君子所誰周易曰慢藏誨結

吾不知其惡也恩而絕職此之由漢書曰王立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故

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太公金匱師尚父謂武王曰舜之

人上翼翼乎靖恭自思榮顯所期毛詩曰靖恭爾

懼不敢息女史司

箴敢告庶姬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

班孟堅

封燕然山銘一首

并序范曄後漢書曰齊殤王子

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

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

吾耿秉為副大破單于遂登燕然山

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范曄後

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為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帝以為

巳子即位改年曰永元又曰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

竇憲稍遷侍中和寅亮聖皇登翼王室尚書曰三孤寅亮

帝即位太后臨朝惟清緝熙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

用輔翼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弗迷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

之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范曄後漢書

初為執金吾與竇憲北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臧信鷹揚

伯曰三年而治兵杜預曰三年而大習出曰訓文

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史

子尚相柏如虎如龜如熊如熊徐廣曰師暨南單于東胡烏

栢西戎氏羗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范曄後漢書曰南單

于屯屠河立時北虜大亂南單于將討并北庭元戎輕武

長轂四分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司馬彪續漢書曰

剛車者先驅轂梁傳曰長轂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漢

楊雄河東賦曰勒以八陣蒞以威神方陣一曰圓陣三曰

奮電鞭驂雷輜勒以八陣蒞以威神方陣一曰圓陣三曰

北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玄甲耀日朱旗絳天漢書

屬玄甲李陵與蘇武書曰遂凌高闕下雞鹿漢書曰遣將軍

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遂凌高闕下雞鹿漢書曰遣將軍

關巨瓚曰山名也范曄後漢書曰寶經積鹵絕大漠說文曰

憲與南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經積鹵絕大漠說文曰

漢地也漢書曰衛青復將大將軍絕斬溫禺以豐敦血尸

逐以染鏐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曰逐王次

也其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然後四校橫徂星

逐骨都侯左傳智瑩曰不以豐敦鼓也然後四校橫徂星

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

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范曄後漢

將軍鄧鴻與後諸軍皆會涿邪山又曰南單于躡冒頓之

區落焚老上之龍庭漢書曰頭曼單于有太子曰冒頓冒

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又曰匈奴正月諸長小

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音龍

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文祖高祖也史記曰高

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下以安

文紀曰匈奴攻朝那塞殺北都尉徐廣曰姓孫也

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下以安

文紀曰匈奴攻朝那塞殺北都尉徐廣曰姓孫也

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下以安

文紀曰匈奴攻朝那塞殺北都尉徐廣曰姓孫也

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下以安

文紀曰匈奴攻朝那塞殺北都尉徐廣曰姓孫也

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下以安

文紀曰匈奴攻朝那塞殺北都尉徐廣曰姓孫也

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下以安

文紀曰匈奴攻朝那塞殺北都尉徐廣曰姓孫也

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下以安



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其泉賦曰天聲茲可謂

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漢書揚雄上疏曰以為不

寧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刊石削石即鑠王師

兮征荒裔毛詩曰於鑠王勦凶霍兮截海外毛詩曰相土

截復其邈兮巨地界封神兵兮建隆竭說文曰碣立石熙

帝載兮振萬世尚書曰有能奮

###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玉范曄後漢書崔瑗字子玉涿

其父業率茂才為漢

無道人之短無說已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策唐

唯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忘也世譽不足慕唯仁為

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

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也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戒

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在涅貴

不淄曖曖內含光論語子曰不淄晏子春秋仲尼曰星之昭

曰不弘如月之曖曖周易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

曰柔弱者死之徒行行而夫志悠悠故難量論語曰閔子侍

路行行如也子曰行行剛強不得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

飲易曰君子以慎言節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郭璞

曰苟

### 劍閣銘一首

張孟陽

守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郡太守

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

楊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遠

屬荆衡近綴岷嶓

尚書曰荆及衡陽之陽也尚書曰岷嶓

既藝孔安國曰岷

南通邛夔北達褒斜漢書音義服虔

也夔夷名也梁州記曰襄北口沂漢上

狹過彭碣高踰嵩

華

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惟蜀

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

元水經注曰小劍

連山絕險飛閣相窮地之險極路之峻

周易曰地險山川

臨峻路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

備故曰

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

秦得百二并吞諸

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

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

謂東西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趨趨

陳琳為

文帝書曰一夫揮戟萬人不可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漢書曰秦

形勝之國也齊有琅邪之饒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

固見屈吳起與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

史

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笑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河濟而右彭蠡恃此險也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大華伊闕在其南穿賜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

政之不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  
中之人盡為敵自古迄今天命匪易尚書曰爾亦弗憑阻  
國武侯曰善自古迄今天命匪易尚書曰爾亦弗憑阻

作昏鮮不敗績左氏傳曰九師大崩曰敗公孫既滅劉氏

銜璧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為導江卒正假稱蜀都太守

蜀志曰後主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與覆車

之軌無或重跡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范曄後勒

銘山阿敢告梁益

石闕銘一首并序

陸佐公劉璠梁典曰陸種字佐公吳郡人少篤學善屬文起家議曹從事遷太子中舍

二人銘後冠絕當世賜以束帛朝野榮之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尚書帝曰

位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又帝曰禹惟汝諧正月朔旦受

命于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之時時不喻而

人不易上變改而人改俗尚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

干戈而畧締冥合天人啓基史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

揆一也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干戈之道雖殊

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

王百里為西伯武王襲文王皆有因緣力易為也孔叢子

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此乃時也三

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干戈說文曰畧日影也緯五星  
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西都賦曰天啓之心  
人基之謀尚書曰五緯明俊德以親九族左傳鄭子馬曰以  
待強者而庇民焉孟子在齊之季昏管君臨威侮五行怠  
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棄三正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子高宗崩太

行怠棄三五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眾叛親離

地無歸瞻烏靡託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為銅挂以膏塗

隨火中紂與妲已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

謂叛親離難不濟矣毛詩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於是

帝極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禔是萬福也斗極天下

之所取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焉長楊賦曰高祖

紫宮外營陳星毛長詩傳曰翼敬也禮記曰遐邇一體中郊

君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郊

上謂奉義旗以伐齊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

西檄京師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曰

雷震虎步並兼虜庭尚書曰黑水西河隴雍州沈約宋書

騎龍趨楊修許昌宮賦命旅致霄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

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命旅致霄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

蛇也黑雲尚書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鳥其

色赤鄭玄曰以魚燎於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

筮為鳥尚書曰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穿胃露項之豪箕坐

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博物志曰昔禹平天

域外既周南經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

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瘞以不

死之草皆生是為冢曾人去會稽萬五千里范曄後漢書

西域傳論曰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

賈至尉趙克國頌請奮其旅于罕之羗漢書陳餘說陳涉

賈至尉趙克國頌請奮其旅于罕之羗漢書陳餘說陳涉

曰將軍被堅執銳以誅暴秦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

心抗茲同德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曰夏首水口也

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

通宛渠泥者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

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為一通尚書曰弘舸連

軸巨檻接艦鐵馬千羣朱旗萬里吳都賦曰弘舸連軸巨

簡而禽廬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

威懷巴黔底定魏珞王陵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

九我我便當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也廬廬注

而七八馬漢書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

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

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費

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尚

澤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六

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禮過秦論曰蒙恬

北築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書贊曰漢獨收孤秦之弊鑄

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

簞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鄭玄周

兵車革輅也左氏傳曰九師過信為次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

牧野左氏傳曰孔子曰夷不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

玄黃昭我周王漢書曰越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

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似夏民

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吊民農不遷業

市無易賣尚書中候曰天乙在薄夏桀迷惑諸鄰國入見

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

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論語曰老者安之

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

弔其民呂氏春秋曰禁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人大悅農

不去疇商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

二月非止萬機張蒼領主郡國上計者又曰嚴助願奉三

年計如淳曰助自款入奉之也尚書曰四隩既宅范曄後

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

狎至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而尊嚴之度不僭

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

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臨班固漢書贊曰成帝

可謂穆穆夫子之容矣李康運命論張良及其遭漢祖其

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許

馬援寬曰帷幄決勝千里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

朕謀謀惟帷幄決勝千里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

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莒恃其陋不修其

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日十二辰也梁

典曰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張齊殺東昏于含德殿其夜

秦文曰蜀侯見禽於漢乃焚其綺席棄被寶衣歸璇臺之珠

反諸侯之王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為席衣以綾紈者

王世紀曰王命歸璇臺之珠璇說苑曰武王於諸侯天下聞

堂見玉曰誰之玉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於諸侯天下聞

之曰王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

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新序劉向曰先王之所以指

也孝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流禮記曰下車而封

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

又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於是仰

橫流汎濫於天下漢書曰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又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於是仰

橫流汎濫於天下漢書曰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又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於是仰

橫流汎濫於天下漢書曰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又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於是仰

橫流汎濫於天下漢書曰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又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於是仰

橫流汎濫於天下漢書曰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又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於是仰

叶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叙之圖春秋元命苞

鑄演人君通靈之賦交錯同瑞劉琨勸進表曰億兆攸歸

曾無與二尚書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

春圖在楊雄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出龍馬雉真龜狀龍

設圖在楊雄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出龍馬雉真龜狀龍

類帝禋宗光有神龍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尚書

類于上帝又曰禋于六宗國語富辰謂王曰光有天下而

和寧百姓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禮記曰

升中于天而鳳凰降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漢書徐

樂上書曰南面負袞攝袂而揖王公陛下之所服也論語

子曰夷狄之有君也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

典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袁淑謝中丞

東羗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周禮曰大南服綏耳

司寇掌三典以佐王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也

西羗反舌劔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杜篤論都賦曰

連緩耳瑣題

呂氏春秋曰善為君者蠻夷反舌皆服德厚也高誘曰夷

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

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也漢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為

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劍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

為室兮旃為墻杜篤論都賦曰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

同穴裘楊之域共川鼻飲之國

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鄯河西無警喻巴蜀文曰交

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

曰張騫鑿空蘇林曰鑿空開通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

公孫鞅為秦攘地千里漢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奴

遠逃而漠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狄居於西河固洛之間

頡曰障小城也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固洛之間

固音銀謝承後漢書曰祝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

良為梁州刺史歷年無警

鹿駭息此狼顧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

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

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乃正六樂治五禮政章程創法

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

乃正六樂治五禮政章程創法

乃正六樂治五禮政章程創法

乃正六樂治五禮政章程創法

乃正六樂治五禮政章程創法

乃正六樂治五禮政章程創法

乃正六樂治五禮政章程創法

乃正六樂治五禮政章程創法

乃正六樂治五禮政章程創法

乃正六樂治五禮政章程創法

乃正六樂治五禮政章程創法

乃正六樂治五禮政章程創法

乃正六樂治五禮政章程創法

律周禮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樂鄭玄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尚書曰修五禮

孔安國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漢書曰高祖今置博士之

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

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漢書曰武帝初

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興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

至者著錄且萬人司馬彪續漢書曰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劇秦美新曰遙集手文雅之園翺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

由余款關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

行朔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

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

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漢書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

東郊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圓丘樂六變天神皆降尚於

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又曰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於

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庶隅家知禮讓班固漢書贊

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矣禮記曰教臻

儒有砥礪廉隅論語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侍子化洽期門區宇又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

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漢書曰武帝

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

樊淮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令通孝

經匈奴遣伊秩訾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又寧思和

求中方面四方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孫楚

客主言曰晉主聖明方面割地長揚賦曰休力役賈逵國

語注曰阜厚也左氏傳季歷代規暮前王典故莫不芟夷

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季歷代規暮前王典故莫不芟夷

翦截允執厥中史記曰高祖雖日不暇給規暮弘遠矣東

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翦截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

浮辭尚書帝曰允執厥中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

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左氏傳曰司鐸火季相

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經謂周禮

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

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也象魏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

關也周禮曰布憲中士二人

文選卷五十六

十三



樹關之夢

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者仲尼與於

至自商太如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北荒明月西極流

取周庭之梓樹之於闕間化為松柏

精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關高百丈金關銀盤圓五

精十丈二關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

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其角一正東海岳黃金何庭紫貝

有墉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

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楚辭曰魚鱗

屋兮龍堂燕具闕兮珠宮玉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

也關蒼龍玄武之製銅爵鐵鳳之工

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

穀生再鳴五穀熟薛綜西京賦注曰圓闕上作鐵鳳凰今

張兩翼舉或以聽窮省究或以布化懸法

心聽省無乃窮

究布化懸法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宗帝里

尚書王曰表

已見上文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宗帝里

曰王居無紆正位也柏子新論曰昔周公光崇周道澤被

四表蜀都賦曰滄海有帝皇之宅河洛為玉者之里也

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

罕稱乃假天關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

章漢書曰浸弱微滅也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繼

如美入賦曰上宮閑館寂寥至虛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

不可勝數山謙之舟陽記曰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

興許或墓二關高壯可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

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即曰此天關也豈煩改作帝從之

今出宣陽望北山良似關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七年乃

博望梁山左雙關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命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

列瞻星揆地興復表

門草創華闕

周禮曰或審曲面勢明中謂四時昏明各有

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除之鄭玄曰盡行十二

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

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

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又曰臣人建國求地中置槩以懸視

文選卷五十六

四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其影鄭玄曰繫古文臬假借字也周禮曰書參諸日中之  
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文東觀漢記博古等議曰陛下除  
殘去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曉闕於閭  
闔論語曰裨諶草創之西都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曉闕於閭  
之朱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族天紀星紀也左氏傳梓慎

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之次也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  
漢書曰太族佐在於寅正月也

構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劉璠梁典

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  
葉懸法無所今禮盛化先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

章於是選匠量功鑄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  
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

靈公夫人曰妾聞禮下物觀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  
公門武路馬所以廣敬也

周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西京賦曰圓闕竦以造天作範  
若雙碣之相望徐幹七喻曰豐屋廣夏崇闕百重

重訓赫矣壯乎却正釋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曹府君

陳寔謀曰爰命下臣式銘盤石其辭曰昔以茲二陳  
赫矣陳君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此言建國立都

涘岐梁咸為帝宅也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周成  
王也尚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洛誥蔡邕

祝禋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漢漢高祖居因業盛文以  
也西京賦曰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

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帝王所居因功業而後盛禮文

後得王而有常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  
舍萬物而化光

言帝祚南遷王綱弛紊懸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  
預胥書王導上言曰迴青蓋以反上京司馬彪續漢書曰

皇子皆朱班輪青蓋黃旗謂吳也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  
曰黃旗紫氣恒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臧榮緒

晉書曰孫氏無關大晉南都亦不暇立門大人造物龍德  
闕遂廢矣藏書則浹日歛而藏之見下句

休否建比百常與茲雙起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

虎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曰九五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魯靈光殿賦曰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以雙立

魏魏旁映重疊上連翠微王逸楚辭注曰魏魏者高大之稱也重疊宮觀之多者也七命曰重殿疊布教方顯決日初

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決日而歛之懸書則懸法也委鬱巖魚勿重軒穹隆反字形

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鬱巖重軒穹隆反字形業何禎許都賦曰景福鬱枕以雲起飛棟鳥企而傾色法上

聳飛棟勢超浮柱軒三階穹隆見下句西京賦曰反宇業翼舒甘泉賦曰枕浮柱之飛棟兮袖莫莫中扶傾

圓制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欽建章鳳闕賦曰上規望原隰臨煙雲言其高也

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圓以穹隆下矩地而繩直

南湊五方主德楚辭注曰賓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駝

也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

云却暑來寒往地又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周易曰寒

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毛詩曰申錫無疆集云盤石鬱巖重軒穹隆色法上圓制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

新刻漏銘一首并序

陸佐公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

子中舍人陸倕為文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

馬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准

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正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昏闇也且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為昏

日出前漏三刻為明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淮南挈壺

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

挈壺

挈壺

命氏遠哉義用周禮曰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玄曰揆景測

辰徽宮戒并守以水火分茲日夜揆景測辰謂晝夜漏

也衛宏漢書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刀斗

周禮擊木柝謂禮曰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

以天皆以水大挈壺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挈壺以令軍井

謂為軍擊柝也挈壺者夜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

有并也金所挈壺飲故以壺表井也鄭玄曰以水守壺者

而司歷亡官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左氏傳仲

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忘紀

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

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衛宏漢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

水拆傳呼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史令霍融上言漏刻

歷密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玉陸機孫綽

銘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有謂握靈蛇之珠家家

自謂抱荆山之玉新序固乘曰珠產江漢玉產崑山

度遺篇承天垂首沈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

更今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布在方冊無彰

器用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左譬彼春

華同夫海棗春華言其文麗海棗譬其無實答賓戲曰摘

海之中有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

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裏蒸棗至而極其布破黃布故水亦

蒸棗故華不實公曰吾伴問寧可以執物字民作範垂訓

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朕不且今之官

知字民之道敬開伯父作範垂訓已見上文

魏丕造即會稽內積水遠方道流乖則水不過一鍾導流

史王舒所獻漏也積水遠方道流乖則水不過一鍾導流

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

持五夜甲夜乙夜歲躔闌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歲在戊

丙夜丁夜戊夜也歲躔闌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歲在戊

春之月律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

中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

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惟賢業類補天功均柱地昔列子曰

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業類補天功均柱地昔列子曰

氏煉五色之石以補其闕割鼈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

氏與顛項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也

河海夷晏風雲律呂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

則河海夷晏風雲律呂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

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

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者閭浮有好事道

之君我王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材而坐朝宴罷每旦

請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乎今十三年矣坐朝宴罷每旦

晨興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朝宴

晨興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朝宴

門來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周禮曰雞人掌大祭祀夜

仲賢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周禮曰雞人掌大祭祀夜

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朕不且今之官

知字民之道敬開伯父作範垂訓已見上文

魏丕造即會稽內積水遠方道流乖則水不過一鍾導流

史王舒所獻漏也積水遠方道流乖則水不過一鍾導流

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

持五夜甲夜乙夜歲躔闌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歲在戊

丙夜丁夜戊夜也歲躔闌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歲在戊

春之月律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

中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

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惟賢業類補天功均柱地昔列子曰

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業類補天功均柱地昔列子曰

氏煉五色之石以補其闕割鼈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

氏與顛項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也

河海夷晏風雲律呂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

則河海夷晏風雲律呂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

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

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者閭浮有好事道

之君我王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材而坐朝宴罷每旦

請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乎今十三年矣坐朝宴罷每旦

晨興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朝宴

晨興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朝宴

門來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周禮曰雞人掌大祭祀夜

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朕不且今之官

知字民之道敬開伯父作範垂訓已見上文

魏丕造即會稽內積水遠方道流乖則水不過一鍾導流

史王舒所獻漏也積水遠方道流乖則水不過一鍾導流

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

持五夜甲夜乙夜歲躔闌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歲在戊

丙夜丁夜戊夜也歲躔闌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歲在戊

春之月律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

中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

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惟賢業類補天功均柱地昔列子曰

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業類補天功均柱地昔列子曰

氏煉五色之石以補其闕割鼈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

氏與顛項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也

河海夷晏風雲律呂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

則河海夷晏風雲律呂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

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

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者閭浮有好事道

之君我王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材而坐朝宴罷每旦

請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乎今十三年矣坐朝宴罷每旦

晨興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朝宴

晨興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朝宴

門來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周禮曰雞人掌大祭祀夜

一言壺用金而漏用水也漢書曰天建武遺蠹咸和餘舛

司馬彪續漢書霍融曰四分施於金筒方負之制飛流吐

納之規銘曰乃制也而形方筒則引水者而形負孫綽漏刻

機漏刻銘曰口納變律改經一皆懲革蔡邕律歷志曰九

相生至天監六年大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

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陸機集志議曰考正三辰

測表候陰謂土圭也

不謬圭撮無乖黍累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輕

重者不失黍累應劭曰圭自自然之形陰陽又可以校運筭

之聯合辨分天之邪正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治歷者方士

博歷也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疎密爾雅曰春為發

為收成冬為安寧四氣和為通正漢書曰史記有黃帝顓

頊夏商周及魯歷漢興張蒼用顓頊歷此於六歷疏闊中

最為微近又曰淳于陵梁覆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

乎無得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且昭德記功載

在銘典周禮栗氏為量其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

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為法或於况入神之制

與造化合符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造化已見上成物

之能與坤元等契又曰至哉乾知太始坤作資生勲倍楹席

事百巾杙蔡邕銘論曰武王踐祚咨于太師而作席杙楹

戒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郭象莊子注曰不可多謝

銘論曰昔召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于武當曾水呂尚作

洛邑之義金字不傳銀書朱勒者哉崔玄山瀨鄉記曰老子母

字編以白銀紀善撮惡劉人本觀書賦曰乃詔小臣為其

銘曰集曰銘一字至尊所改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周易曰日月運行一明一晦一暑一寒一

神道無跡天工罕代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於道其

天工人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畧正權概呂氏春

其代之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畧正權概秋曰仲

誘曰角平分鈞衡石角非桶正權槩高世道交喪禮術銷亡

喪也毛詩序曰齊宣公時禮義消亡遽遷水火爭倒衣

裳水火已見上文毛詩曰擊刀舛次聚木乖方漢書曰李廣

擊刀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鑊受一斗畫炊餘食擊持行

兩木相敲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毛詩曰維彼四方壺外次

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陸機漏刻賦曰擬洪殺靈

虬承注陰蟲吐翁孫綽漏刻銘曰靈漚倏往忽來鬼出神入

呂氏春秋曰倏忽往來而莫知其微若抽繭逝如激電陸

方淮南子曰並應無窮鬼出神入其微若抽繭逝如激電機

之絲逝若垂天之電耳不輟音眼無留盼銅史司刻金徒

抱箭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

時早履薄非兢臨深罔戰授受靡非登降弗爽毛詩曰戰

臨深淵如履薄冰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中黃惟精惟一

可法可象尚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孝經曰作事可法

月不知來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周易曰月往則

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袁孝伯王國名臣合昏

序贊曰若合符契尚書曰惠迪吉後逆凶惟影響

暮卷黃英晨生周處風土記曰堯為天子莫英生於庭為帝成

也尚辨天意猶測地精聖人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

可見况我神造通幽洞靈陸機漏刻賦曰來配皇等極為

世作程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為法程高誘曰程度

王仲宣誄一首 并序 曹子建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

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如何靈祗殲我吉士

毛詩曰彼蒼者天誰謂不庸早世即冥日遭家不造先帝早世

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史記華陽夫人姊說本存亡分流天

遂同期莊子曰雖有壽夭相去幾朝聞夕沒先民所思論語曰朝

可矣毛詩曰先民有作何用誄德表之素旗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

玄曰銘明旌也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何以贈終

哀以送之孝經曰哀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史記曰魏之先

姓武王伐紂而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勲績惟光

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史記曰公高苗

獻公滅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

是始賞天開之矣國稱陳留風俗記曰浚儀縣魏之都也

魏滅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子孫稱

王是為惠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楚詞曰伊伯庸之末胄也



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

中矇漢書曰陽九厄月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稱所謂

豈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矇謂遭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世

謂光武皇帝也公羊傳曰撥亂反正三台樹位履道是鍾

莫近於春秋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

君二祖為光為龍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

帝時為司空魏志曰龔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僉曰休

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叙五典克從尚

弈葉佐時魏志曰蔡父謙為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張衡四

出臨朔岱庶績咸熙尚書曰庶績咸熙君以淑

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孔

若春華思若涌泉春華已見上文東觀漢記朱敦發言可

詠下筆成篇魏志聚善屬文舉筆便成無何道不洽何藝

不閑碁局逞巧博弈惟賢魏志曰碁者不信以把蓋局使更

京室隕顛毛詩曰閔予小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宰臣董卓

也魏志曰董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君乃羈旅離此阻

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魏志曰蔡以西京擾亂仲乃之荆州

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魏志曰蔡以西京擾亂仲乃之荆州

此論語子曰不用相比不誤一遺其強記默識如皇家不造

之臣杜預注曰霸寄也旅客也崔瑛七獨身窮志達居鄙

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徐盛弘之荆州記曰襄陽西南有

北際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誅云潛處蓬室不

干勢權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蔭也我公奮鉞耀威南楚我公魏

荆人或遠陳戎講武禮記曰乃命將君乃義發策我師旅

魏志曰劉表卒黎勸高尚霸功投身帝宇相霸陳便直曰

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傳斯言既發謀夫是與

斯言謂琮降也毛詩曰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却若

稽顙漢北漢書南郡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

勲則魏志曰太祖侯黃金龜鈕又曰金印紫綬勲則伊何

勞謙靡已周易曰勞謙憂世忘家殊畧卓峙史記穰苴曰

忘其家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乃署祭酒與君行止魏志曰後遷軍謀

則止時行則行筭無遺策畫無失理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東

策動不失其中我王建國百司傳又尚書曰維王建國君以顯舉

秉機省闈戴蟬珥貂朱衣皓帶魏志曰獨斷曰侍中常侍皆

冠惠文加入侍帷幄出擁華蓋劉歆遂初賦曰榮曜當世

芳風掩鵠漢書曰帝玄成繼父相位封侯榮當世嗟彼東

夷東夷謂吳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

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

寬碑曰統艾三思榮懷附望彼來威言仲宣思念寵榮志

國畏威而來也漢書曰王尊懷  
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也  
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

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  
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

病日臻翩翩孤嗣號慟朋推  
蔡邕奏成碑曰嗚呼發軔北魏

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  
楚辭曰登山長望中心哀

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與夫

子義貫丹青  
丹青二色名好和琴瑟分過友生  
毛詩曰妻

鼓瑟琴又曰矧伊人矣不求交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

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

吉凶異制  
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保乾此驩之人孰先隕

越  
左氏傳齊侯曰小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

數度  
春秋考異郵曰吉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

魂泰素  
列子曰泰素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

天路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喪柩既臻將反

魏京靈輜迴軌白驥悲鳴  
文曰輜喪車也李陵詩曰虛

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伸宣不聞其聲  
梁高誄曰孰去

首歎息兩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

名  
莊子曰小人徇財君子徇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

哉  
論語子貢曰夫子其

楊荊州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維咸寧元年  
王隱晉書咸寧元年號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荆

州刺史東武戴侯榮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懷舊賦已見

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左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

其上而下選賢與能政是以和禮記曰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周賴尚父殷

憑太阿太阿阿衡謂伊尹也毛詩曰惟師尚父矯矯揚侯

晉之爪牙毛詩曰矯矯武臣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尚書曰

德嘉乃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尚書曰

永有不永范曄後漢書樊准上疏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

呼哀哉范曄後漢書東海王彊上疏曰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

有生必死法言曰有生者必有死有道也身沒名垂先哲所題

東征賦曰唯令德為不朽身既沒而名猶存也行以號彰德以述美周禮曰謚者

其辭曰敢託旒旗爰作斯誄旒旗見上文

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

楊侯漢書曰楊雄其先出自周伯喬者以支庶食菜於

周衰而奕世丕顯允迪大猷尚書曰公稱丕顯

龍戰未分左氏傳曰龍戰于野其血玄

黃伊君祖考之殷左氏傳曰殷之戰楚子使工尹

鳥則擇木臣亦簡君左氏傳仲虺曰鳥

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左氏傳狐突曰策或統驍騎或據領軍

奮躍淵塗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

潘岳... 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

將軍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我洪緒克構堂基

書曰若考作子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弱冠已見上文相

弗肯堂... 孝實蒸蒸亦怡怡尚書曰弗格茲怡怡已

見上多才... 尚書周公曰不若且多才目睇

毫末心等無垠慎子曰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

尺牘必珍... 漢書曰陳遵善書與人尺足不輟行手不釋文

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

優則仕左氏傳子產謂子皮曰僑散璞發輝臨軹止作令

肇碑曰嘉平初除軹令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

漢書河內郡有軹縣

我朝命... 治書侍御史惟此大理國之憲章

曰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君莅其任視民如傷

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庶獄庶慎聽參臯呂稱侔于

張... 尚書帝曰外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惟明克允

又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漢書曰于定國為

下稱改授農政于彼野王... 筆碑曰除野王典農中郎將魏

二千石漢書河倉盈庾億國富兵彊

內郡野王縣... 毛詩曰我倉既盈我

富兵彊... 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

后歷數在躬為參軍周易曰鴻漸于陸其利可用

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

歸章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土  
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置以白茅以為社毛萇詩  
傳曰諸侯赤黻黻魏氏順天聖皇受終魏志曰陳留王奉

于晉嗣王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祖烈烈楊侯實統禁戎  
天尚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闔門漢書曰洛陽城闔

曰皇祖之始司管閭闔清我帝宮  
典戎武衛晉宮闔銘曰洛陽城闔

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苛慝不作穆如和風  
至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內國語

過曰神亦往焉觀其苛謂督勳勞班命彌崇肇碑曰以清  
應毛詩曰穆如清風宮勳勞進封

東武伯說文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毛詩曰洪惟徐州蔡  
曰督察也日海岱及淮惟徐州蔡

邕陳留太守領滔滔江漢疆場分流毛詩曰滔滔江漢南  
曰玄化洽矣國之紀曰滔滔江漢南

乃牧荊州書琅邪有東莞屬徐州也  
水經此州而入海也漢

王休肇碑曰加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對楊聞善若驚疾惡如讎閩廬語楚藍尹文壘謂子西曰夫

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示威示德以伐以柔  
清潔中正疾惡若讐左氏傳倉葛

國刑以威四夷又曰代叛吳夷凶侈偽師畏逼將乘讎釁  
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曰德以柔中

席卷南極班固高紀述乘釁  
已見辨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左氏傳

歸相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負執其咎功讓其  
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曰負執其咎功讓其

力毛詩曰誰亦既旋旆為法受黜  
敢執其咎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

惡退守立瑩杜門不出漢書曰王陵游目典墳縱心儒術  
杜門不朝請曰游目典墳縱心儒術

祁祁搢紳升堂入室毛詩曰采繁祁祁封禪書曰雜搢紳  
先生之畧術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

王休肇碑曰加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對楊聞善若驚疾惡如讎閩廬語楚藍尹文壘謂子西曰夫

未入於靡事不咨無疑不質毛萇詩傳曰訪問於善為咨

好事者從之位貶道行身窮志逸毛詩曰我位孔貶毛萇

道之將行也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毛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

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毛詩曰不弔昊天蔡邕楊

順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左氏傳曰楚

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

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

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

彌子瑕不肯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

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臨終不忘忠敬

寢伏牀蓐念在朝廷朝廷朝達厥辭夕隕其命聖王嗟悼寵贈

衾祿誅德策勳考終定謚何碑曰肇薨夫子愍為遺謁者

察屬含悴毛詩曰莞赴者同哀路人增歎嗚呼哀哉余以

頑蔽覆露重陰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先王仰追先考執

友之心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俯感知已識達之深

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

音嗚呼哀哉

楊仲武誄一首并序潘安仁

揚綏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

史戴侯之孫肅侯楊暨也戴侯楊東武康侯之子也康侯

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賈弼之表

注曰鄭袤為司空密陵元侯生默為光祿勳密陵成侯默

女適蒙陽楊潭潭生仲武成侯或為元侯誤也漢書音義

服虔曰元長也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父夫家而免諸艱難尚書

周公曰巫咸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

年之秀曹子建自試表曰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

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竒之

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

愛又曰馬非飲食馬融曰菲薄也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論語子謂顏淵曰

新之謂盛德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吾見其進也未見

其止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伉儷焉左氏傳曰

其伉儷而止之又不能字人之往歲卒於德宮里陸機洛陽記曰

德宮里喪服周次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欵誠之至

也不幸短命論語孔子對哀公曰有春秋二十九元康九

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伊子之先奕葉熙

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左氏傳子產

祿早世不獲名器雖光勲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

岐克疑知章知微毛詩曰克岐克疑以就口鉤深探賸味

道研幾周易曰探賸索隱鉤深致遠又曰匪直也人邦家

之輝毛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子之溝閔曾未齒鬢鄭

周禮注曰鬻毀齒也如彼危根當此衝焮德之休明靡幽不

也堙蒼曰髮鬢也

喬孫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自遷喬也左氏傳王弱冠流



芳儁聲清劭韶爾舅惟榮爾宗惟粹幼秉殊操遠豐安匱

撰錄先訓俾無隕隊舊文新藝固不必肆潘楊之穆有自

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爾休爾戚如實

在已新序曰晉襄公之孫周為晉國休戚不倍本也視予猶父不得猶子論語曰

門人欲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

其年實同厥心日昊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沈

嗚呼哀哉尚書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折三十也寢疾彌留守茲

孝友彌留已見上文毛詩傳曰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

心疾首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左氏傳曰嗷嗷同生相絕秦曰諸侯痛心疾首暱就寡人

悽悽諸舅莊子曰我嗷而哭之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荆寶挺璞將

剖于和含芳委耀毀璧摧柯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含芳而積耀遽毀璧而摧柯言

早夭也太玄經曰破璧毀珪逢不幸也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

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

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草

或貞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沾于巾張衡曰愁詩曰側身北望涕沾巾

龜筮既龍襲塋隧既開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襲吉孔安國曰襲因也聲類曰塋墓

也隨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

雲徘徊毛詩曰燕燕于飛頡頏之頡頏之臨穴永訣撫櫬盡哀毛詩曰臨其穴惻惻其慄

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杜預左氏傳也注曰櫬棺也

呼哀哉往矣已見上文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鄭玄曰大山

衆山所仰也  
衆木所放也  
衆山所仰也  
衆木所放也

衆山所仰也  
衆木所放也  
衆山所仰也  
衆木所放也

衆山所仰也  
衆木所放也  
衆山所仰也  
衆木所放也

衆山所仰也  
衆木所放也  
衆山所仰也  
衆木所放也

衆山所仰也  
衆木所放也  
衆山所仰也  
衆木所放也

衆山所仰也  
衆木所放也  
衆山所仰也  
衆木所放也

衆山所仰也  
衆木所放也  
衆山所仰也  
衆木所放也

衆山所仰也  
衆木所放也  
衆山所仰也  
衆木所放也

衆山所仰也  
衆木所放也  
衆山所仰也  
衆木所放也

文選卷第五十七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頽助率重刊

誄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一首

馬汧督誄一首

顏延年陽給事誄一首

陶徵士誄一首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

哀上

潘安仁哀永逝文一首

夏侯常侍誄一首

潘安仁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藏榮緒晉書曰湛早

有名譽為太尉掾賢良方正徵仍為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中書

緒晉書曰湛舉賢良對策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轉中書

郎南陽相曰滅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即出補南陽相又

秦家艱乞還難毛詩曰未堪家多頃之選為太子僕未就命

而世祖崩世祖武帝皇帝也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

天子以為散騎常侍從班列也天子惠春秋四十有九元

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

誄曰

禹錫玄珪寶曰文命尚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又曰文

克明克聖光啓夏政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廣淵

其在于漢邁勲惟嬰漢書曰夏侯嬰為太思弘儒業小大

雙名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漢書曰夏侯勝

子建尚書有大師事勝之學顯祖曜德牧宥及荆

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侯威字季推歷荆充二州刺史史父守淮岱治亦有聲王

太守毛詩威次子莊淮南英英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摘藻華

繁玉振孔融薦彌衡表曰飛辯騁辭班固各賓戲曰摘藻如

彼隨和發彩流潤淮南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如

也澤仁如彼錦績列素點絢論語子夏曰巧笑倩兮美目

績事後素鄭玄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尚書大傳孔子謂子

其裏法言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徒謂吾生文勝則史論語

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莊子謂顏回曰其寐也魂交論

則史質心照神交唯我與子語子謂顏回曰唯我與爾有

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子之承

孝齊閔參漢書成帝詔曰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其親論

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君子之孝所謂孝者先子之友悌和

如瑟琴毛詩曰琴瑟子好事君直道與朋信心論語柳下惠

友又子夏曰與朋錡實唱高猶賞爾音宋玉對問曰曲彌

植求自誠表曰或弱冠厲翼羽儀初昇禮記曰人生二十

有賞音而識道公弓既招皇輿乃微左氏傳陳敬

新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公弓既招皇輿乃微左氏傳陳敬

翹車乘招我以弓范擘後漢書曰內替兩宮外宰黎蒸曰翹

靖黎忠節允著清風載興胡廣書曰建決央彼樂都寵子

惟王左氏傳延陵季子曰決決乎六設官建輔妙簡邦良

用取喉舌相爾南陽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孔安國曰

之喉惠訓不倦視民如傷左氏傳和奚曰國之興也視之

傷乃眷北顧辭祿延熹孟子注德厚受余亦偃息無事明

時息之義則未之識疇昔之遊二紀于茲左氏傳羊斟曰

政孔安國尚書傳班白攜手何歡如之禮記曰班白者不

好我携居吾語汝衆實勝寡論語子曰由居吾語汝人

惡雋異俗苑文雅孔安國尚書傳曰苑病也大戴禮

疲揚長沙投賈曹子建揚德祖書曰揚子雲先朝執戟

云意不無謂爾高耻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史記曰

自得之兄玉者羣臣莫不慨然嘆曰道固不同論語子曰道不

為仁由已匪我求蒙論語類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

我求童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

何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論語子曰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子

獨正色居屈志申尚書曰正雖不爾以猶致其身論語周

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獻替盡規媚茲一人謂趙簡子

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讜言忠謀世祖

是嘉漢書成帝曰不見班生今日將僕儲皇奉轡承華

揚末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尚書曰

有餘慶左氏傳季梁曰於宜尊遐紀長保天秩尚書曰天

我五禮如何斯人而有斯疾論語伯牛有疾子曰曾未知

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論語子曰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

唯爾之存匪爵而貴孫卿子曰君子無祿而富甘食美服重珍兼

味臧榮緒晉書曰湛族為盛門性臨終遺誓永錫爾類詩

曰孝子不匱欽以時襲殯不簡施遺命小棺薄歛不修封

樹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

是養生而薄其葬漢書曰揚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

子曰節財薄淵哉若人縱心條暢班固揚雄述曰淵傑操

明達困而彌亮柩輅既祖容體長歸周禮曰柩輅載柩輅也

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存亡永訣逝者

不追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望子舊車覽爾遺衣

幅抑失聲迤涕交揮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家語公父文

仲弓碑曰巖藪非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哀哉論語曰顏

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日往月來暑退寒襲周易曰日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日往月來暑退寒襲零露沾

疑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

不敢適子素館撫孤相泣毛詩曰適子之館兮撫孤羊前

思未弭後感仍集賈逵國語注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

哀哉

馬汧督誄一首 并序

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敷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岳誄之

潘安仁



機關既縱礮而又昇焉

言以鐵鑲繫木為機關既縱以

隅下礮石又曰高城深塹具蒲石如淳曰礮石城上礮石也杜篤論都賦曰一卒舉礮千夫沈帶然礮與礮並同力對

功爨陳焦之麥柿發相楠角之松說文曰柿削也用能新

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起歷焉長鳴古詩曰木火然其

馬彪莊子注曰皂歷也凶醜駭而疑懼乃掘地而攻子命穴浚漸

寘壺鑼雷瓶甌武以偵耻之墨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

內井使聽耳者伏罍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東觀漢記曰使先登偵之言虜欲去然偵廉視也方言曰甌鑿也

將穿響作內焚橫猛火薰之潛氏殲焉崔寔四月令曰

麥之無皮毛者曰橫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王

晉書曰齊萬年帥羌胡圍涇陽遣安西將軍復全數百萬

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

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幢蓋將軍刺史之儀

赤幢東觀漢記曰段熲為并州刺史曲蓋朱旗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十

斛考訊吏兵以櫜楚之辭連之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

夏與櫜古大將軍屢抗其疏彤為征西大將軍曰敦固守

孤城獨當羣寇管子曰民無耻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莊子

之善戰者牛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勲効

極推小疵周易曰悔吝者非所以褒獎元功宜鮮敦禁効

何假授官也言請解禁効而假授之以詔書遽許而子固已下

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



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

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

牢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今追魂而有靈嘉茲寵榮范曄後漢

書曰和帝追謚梁竦詔曰然繫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言繫士之

聞已穢其庸致思以求生乎家語曰孔子若乃下吏之肆

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然則口不

也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負首之讎也言嫉妬之徒欺此善

離也戰國策甘茂謂楚王曰魏氏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

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

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猶弗為况不善乎昔乘立之戰縣玄

賁奔父浦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

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

非其罪也乃誅之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立縣賁

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

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鄭玄曰白

襄肉股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劔父讎視

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之誄公羊傳曰仇牧聞宋萬

曰手劔持拔劔也品氏春秋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

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班固漢書贊曰自孔

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

誄曰未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史記曰佚羸曰人亦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未

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尚書曰蠻夷猾夏保此汧城救

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

衛墉不增築焚焚群狄豺虎競逐左氏傳富辰諫王曰狄固

林說上者黨相詐驗為焚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鞏

更恣睢潛跣官寺呂氏春秋曰在楚辭曰意恣睢以指簡史記李

斯曰獨行怨睢之心漢書任橫攻官寺齊萬虓呼闞震驚

台司徐毛詩春秋進厥虎臣關如虓虎又曰震驚聲勢沸騰種

落煽扇火謝承後漢書曰匈奴諸張奐降聲勢猛烈毛詩

害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彤珠星流謂

司馬兵法曰火攻有五斯為一馬漢書惴惴士女號天以

泣爾雅曰號泣於旻天爨麥而炊負戶以汲累郊之危倒

懸之急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

綦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馬生爨發

在險彌亮外四詩曰賦政于精冠白日猛烈秋霜戰國策康

之刺韓傀也白如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漢書武帝報

懦夫有立志毛詩曰聞伯夷之風者霑恩撫循寒士挾纊左

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蠢蠢蠢犬羊阻衆

陵寡漢名臣秦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潛隧

密攻九地之下司馬兵法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恆恆窮城

氣若無假王逸楚辭曰慙慙小息畏懼患禍者也昔命懸

天今也惟馬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惟此馬生才博智贍鮮朝

其人之贍智哉偵命以瓶壺刻結靈以長灑徐爰射雉賦注

字書曰贍足也鍾未見鋒火以起焰薰尸滿窟培穴以斂廣雅

曰灑坑也木石匱竭冀稗空虛矚然馬生傲若有餘左氏傳

溝切也讓鄭曰今執事擱然授只登埤杜預曰擱然勁忿貌

梁為礪柿廢松為芻宇不乏械歷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

斧質鄭玄周禮注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

師以生易死疇克不二漢書公孫獲說梁王曰昔宋人立

之為其以生易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沂庾化為寇糧

死以存易亡

實賴夫子思暮模彌長蔡邕趙歷碑曰加以思謀深長達

咸使有勇致命知方論語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

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我雖末學聞之前典莊子曰

之入有之東京賦十世宥能表墓旌善左氏傳曰宣子因

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

曰所謂朱學膚受思人愛樹甘棠勿前翦左氏傳君子曰

國語注曰旌表也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

勿翦勿伐召伯所爰蓋鮮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囚孰是

勲庸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劉善害能醜正惡直

鄭玄毛詩箋牧人逶迤自公退食國語里革曰且夫君也

曰惡直醜正

詩曰逶迤逶迤行可蹤迹也毛聞穢鷹揚曾不戢翼言聞穢必殞若

鷹之揚舉不戢翼而少留也毛詩曰惟師忘爾大勞猜爾

尚父時惟鷹揚又曰鴛鴦在梁戰其左翼

小利猜恨也苟莫開懷于何不至言人不開懷以相客慨

慨馬生破破高致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發憤困固没而

猶眠嗚呼哀哉左氏傳曰荀偃伐齊卒視不可嗒樂懷曰

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破

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

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

五千入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燕軍傷五千大驚尾炬火擊

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大驚尾炬火擊

之燕軍大敗駭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

皆復為齊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兵善者出

奇無張孟運籌危趙獲安趙圖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

謂張孟談曰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

之君曰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

知其然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人入晉陽趙

氏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

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伯汗

身死國亡地分為三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汗

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各嫉謂有司貪吝

吏搖筆考跡民事韓詩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頌况

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頌况

曰家僕所獲也頌賦也頌與班古字通剔子雙龜貫以

三木為督守及關中侯故雙龜也衣楮關三木功存汧城身

死汧獄凡爾同罔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

哉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劉紹聖明明天子

旌以殊恩毛詩曰明明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頌爵

子令問不已

文選卷五十七

亦兆後昆周禮曰凡有功德者祭于大蒸死而有靈庶慰冤  
魂嗚呼哀哉

陽給事誄一首并序

三木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虜嗣自率眾至方城

曰永對陽讚聖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少帝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

城陽君卒嗚呼哀哉沈約宋書曰高祖即位改元曰贊少

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

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東郡國經曰滑臺值國禍荐臻

王略中否潘岳陽肇誄獯虜間覺靡摩剌司充沈約宋書

又曰兖州後漢居山陽武帝平河南居滑臺幽并騎督

屯逼鞏洛物理論曰幽州之騎列營緣戍相望屠潰詩曰

遠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緝會聚也左氏傳孔

華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寇史記李左傳

免而墳誓命沈城桃達身飛鏃毛詩曰桃桃公子毛

屍竭斃于旗下非天真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

以死徇節者哉引義以正身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

引義以正身

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

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左氏傳曰師徒捷也古之烈士無以加

之可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鄭玄禮記注追寵既

彰人知慕節河沐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

光昭茂緒旌錄舊勲苟有概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東

其辭曰漢記曰童帝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謀

貞不常枯義有必甄注曰尚書緯處父勤君怨在登賢左

傳曰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

交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于趙

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賈季怨陽子之易其

杜預曰本中軍帥易以為左也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殺

傳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中軍將趙盾佐之陽處

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

者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姑曰苦夷致

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

果題子行間左氏傳曰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

題名也漢書衛青曰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勲雖廢邑氏

非臣待罪行間之意秦曰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又衆仲

遂傳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舊邑

之稱以為族也公羊傳惟邑汲氏自温徂陽左氏傳劉子

曰其稱劉何以邑氏單子謂晉卻

至曰襄王勞文公而賜狐續既降晉族弗昌言狐射姑續

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鞠居誅處父

之後在晉之族不復昌盛也左氏傳曰賈季之子之生立

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杜預曰狐射姑賈季也

績宋皇毛詩曰之拳猛沈毅温敏肅良管子曰子之鄉有

詩傳曰拳力也戰國策鞠武曰如彼竹栢負雪懷霜孫子

田光先生者其知深其慮沈

文選卷五十七

人在冬則玉松竹如彼駢駟配服駢衡服駢也言翼贊宋朝如彼駢

之為駢乃配服而參衡也服謂中央兩馬曰駢邊兵喪律王略

未恢周易曰師出以律失律函陝堙阻漣洛蒿萊朔馬東

駢胡風南埃毋丘儉在幽州詩曰芒埃路無歸轡衛野有委

骸漢書王恢曰轡車相望又高祖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為

馬虎續漢書順帝詔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

危臺憬彼危臺在滑之坳周衛是交鄭程是爭交黨與也

彼淮夷史記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

擊和門畫橋金謂斗也衛宏漢舊儀曰畫漏盡夜漏起

平之末城和之門范曄後漢書章帝詔曰永料敵厭難時惟

陽生揚子雲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而巳涼冬氣勁塞外草

衰李陵答蘇武書云涼邊矣獯虜乘障犯威尚書王曰湯

漢書曰上遣狄山乘鳴驥橫厲霜鏑高翬漢書曰息夫躬

橫厲又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軼我河縣俘我

洛畿左氏傳呂相曰送與軼古字通攢鋒成林投鞍為圍

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駢駢窮壘傲

嗷羣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闊左氏傳晉軍吏卒無半菽馬

實甘巨秣漢書項羽曰歲飢民貧卒食半菽公羊傳曰楚

食折骸而炊子反曰吾聞圍者拊馬而秣之守未焚衝攻

已濡褐左氏傳曰公侵齊攻廩丘之郭烈烈陽子在困彌

達周易曰困窮而通勉慰痍傷拊巡饑渴左氏傳曰子反令軍吏

也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孫子兵法曰三軍可奪氣將

軍可奪心義立邊疆身終鋒楛嗚呼哀哉劉熙釋名曰賁父隕

節魯人是志汧督効貞晉策攸記賁父汧督皇上嘉悼思

存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毛詩曰何以贈疏爵紀庸恤

孤表嗣漢書滕公謂楚令尹曰黥布上疏爵而貴之疏分也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嗚

呼哀哉

陶徵士誄一首并序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

類延年經尋陽常歛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

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山海經曰崑崙之玉璿玉黃酸之水出焉其中多琤玉說文曰琤亦

璿字璿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春秋運斗樞曰椒桂連名士起宋均曰桂椒芬香美物也

山海經曰招搖之山多椒桂又曰琴鼓之山多椒豈其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

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詩外傳曰希為貴也藉資藉也韓

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舟人蓋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崙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

不至者蓋君生無好士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言人以衆

賤薄也戰國策齊宣王曰百世一聖若乃巢高之抗行夷

皓之峻節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

伯成子高奔為諸侯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三輔而耕史記曰四皓秦時為博士辟於



上洛熊耳山西橋衡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范曄後漢書曰訓夷皓之風

謂鄭敬曰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乎禮記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

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錙銖分國而縣世浸遠光靈不屬東觀漢記

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今魯至使菁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論語

作者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老子曰和其光而同

將遂殊塗軌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陸機詩曰惆悵懷平

棲末景游豫躡餘蹤尚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

居者也禮記曰儒有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左氏傳卻芮對

不好弄長亦不改禮記曰有哀學非稱師文取指遠在衆

素之心鄭玄曰凡物無飾曰素

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范曄後漢書曰黃香

家貧內無僕妾井曰弗任藜藿不給列女傳曰周南大夫之妻謂

娶毋老子幼就養勤匱禮記曰事親左遠惟田生致親之

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過曰吾

田過對曰殆不如父宣王忿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田對

曰非君之主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

親也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後漢書曰廬江毛君者亦為

卿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

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之士心

者固不可測往

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

之喜為親屈也

棄官從好孫盛晉陽秋曰稽康性好遊乃解體世紛結志

偶俗論語子曰從吾所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



家語子貢曰博而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

不舉是曾參之行而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

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言為人之道依俗而行必譏之以

一於身必被議論非為默置豈若夫子因心而能違於世

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朔戒其子

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

世詭時不逢毛畏榮好古薄身厚志論語子曰世霸虛禮

州壤推風世謂當世而霸者也蔡伯喈郭有道碑孝惟

義養道必懷邦范曄後漢書曰論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

邦人之秉彜不隘不恭毛詩曰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

君子不由也蔡母遂曰隘謂疾惡大甚無所容爵同下

士祿等上農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度量難鈞進退可

限孝經容止可長卿棄官稚賓自免漢書曰司馬長卿病

游士居又曰清居之士太原則郇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

詩歸來高蹈獨善歸來歸去來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

善其身達則亦既超曠無適非心呂氏春秋曰夫樂有道

兼善天下汲流舊噓葺宇家林廣雅曰晨烟暮藹春煦秋陰

適也非心之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尚書曰克勤于

記原憲曰若憲人否其憂子然其命論語子曰賢哉回也

貧也非病也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墨隱約就閑遷延辭聘周

子曰貧富固有天命不可損益隱約就閑遷延辭聘周

曰隱約者觀其不懼懼登徒非直也明是惟道性毛詩曰

子好色賦曰因遷延而辭避南子注曰塞淵高誘准糾纏幹流冥漠報施而遷或推而還

人秉心塞淵高誘而遷或推而還

夫禍之與福何異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糾纏報施報施文曰文曰惟之孰云與仁

實疑明智言誰云天蓋高胡謗斯義老子曰我聞之實疑於明智

賢良與明智謂天蓋高胡謗斯義老子曰我聞之實疑於明智

與仁乎毛詩曰謂天蓋高聽卑不敢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周易

信思乎順毛詩曰謂天蓋高聽卑不敢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周易

齊侯疾遂社也視死如歸臨凶若吉呂氏春秋曰遺生藥

劑弗嘗禱祀非恤魏都賦曰藥劑有司儀禮幽告終懷和長

畢嗚呼哀哉儀禮鄉子曰幽則有鬼也敬述靖節式尊遺

占漢書曰陳遵口占作書也存不願豐沒無求賻省訃却

賻輕哀薄歛禮記赴至也臣死使其人至若所告之也周禮曰

喪則令賻補之鄭玄曰遭壤以穿旋墓而窆嗚呼哀哉河

考鉤曰有壤者可穿禮記孔子曰歛首足形還深心追往

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說文曰窆首足形還深心追往

遠情逐化莊子曰既化而自爾介居及我多暇漢書陳餘

將軍獨介居河北孫卿子曰其遠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

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

畫憩非舟非駕毛詩念昔宴私舉觴相誨毛詩曰諸

言燕獨正者危至方則闕孫卿子曰方哲人卷舒布在前

載西征賦曰遠與國而卷舒取鑒不遠吾規子佩毛詩曰

遠爾實愀然中言而發禮記孔子愀遠衆速尤迂風先

歷班固漢書述曰疑殆匪闕遠衆忤世淺為尤悔深作敦

先必身才非實榮聲有歇言時而滅忍已恃才以傲物憑

先必身才非實榮聲有歇言時而滅忍已恃才以傲物憑

寵以陵人故 馭音求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 爾雅曰求遠

以相誠也 絳王闕 仁焉而終智焉而斃 聖焉死風俗通曰傳云五帝

死焉 黔婁既沒展禽亦逝 皇甫謚高士傳曰黔婁先生死

終何以蓋形死則手足不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膚

相辭而樂於此而謚為康哉妻曰昔先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

辭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

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展禽柳下惠也論語柳下惠

為士師鄭玄曰柳下惠魯大夫也長禽食采柳下謚曰惠

哉 柳下惠也

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 并序

謝希逸

沈約宋書曰孝武殷傲儀薨追進為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謝莊為誄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輟曉

律谷黍谷也吹律以暖之故曰律谷劉向別錄曰鄒衍在

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之至生黍陳留風俗

傳曰允吾縣者宋陳楚地故照車去魏聯城辭趙齊威王

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

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又曰趙惠文王得和

氏璧秦王聞之使遺趙王書曰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

鍾大理奉璧西入秦魏文帝與皇帝痛掖殿之既聞悼泉

途之已宮 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為梓宮者巡步檐而臨

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哉 途上林賦曰步檐周流長

則有蘭林蕙草楚辭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天  
清都栢子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

寵方降玉姬下姻沈約宋書曰淑儀生第一皇女周易曰

下嫁於肅雍揆景陟岵爰臻毛詩曰將降至而貴妃遽實

又曰陟彼岵國軫喪淑之傷家疑實庇之怨穆天子傳曰

謚曰哀淑人潘岳秦氏從姊諫曰家失慈覆世也敢撰德於

旂旒庶圖芳於鍾萬周易曰雜物撰德楊雄元后誄曰著

敢揚后德表之旅旌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

于景鍾左氏傳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馬公問羽數於

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公從之於萬馬初獻六羽始

用六其辭曰

玄丘烟因煜瑤臺降芬列女傳曰契之母簡狄者有娥氏之

女高唐滌雨巫山鬱雲高唐賦曰昔先王游於高唐夢見

暮為行雨誕發蘭儀光啓玉度楊修荀爽述讚曰其德

如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易歸藏

娥以不死之藥韓月漢書曰北宮有毓德素里棲景宸車

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劉處麗締綌出懋蘋繁毛詩曰

采蘋南間之瀆又曰于以采蘋爾雅曰沼于以脩詩賁道稱

圖照言廣雅曰賁黃帝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翼訓如幄贊

軌堯門列女傳曰塗山氏之女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塗

昔聞堯十四月而生今鈞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紉

曰孝武鈞弋趙婕妤好昭帝母也姪身十四月乃生上曰周

玄丘烟因煜瑤臺降芬列女傳曰契之母簡狄者有娥氏之

女高唐滌雨巫山鬱雲高唐賦曰昔先王游於高唐夢見

-5 125 35 915" data-label="Text">

暮為行雨誕發蘭儀光啓玉度楊修荀爽述讚曰其德

繆史館容與經閣經史六經陳風緝藻臨豕分微風國風游

藝殫數撫律窮機律六律躄躄冬愛悵悵秋暉楚辭曰蹇

靖左氏傳曰豐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

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杜預曰冬日可愛夏日可畏楚

辭曰心悵展如之華寔邦之媛毛詩曰展如之媛也敬勤顯陽

肅恭崇憲沈約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皇帝即位奉

祭維約承慈以遜逮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集社慶謁迎

祥毛詩曰既受帝社施于孫子鄭玄禮記注曰高辛氏之

而玄鳥遺卵娥女簡狄吞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

淵池詩曰外迎休祥內和天會皇胤璿式帝女金相也式法

驚哥陵五子雲帝女已見上文左氏傳祈招之詩云式如

玉式如金毛詩曰追琢其章聯跗齊穎接萼均芳毛詩曰

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

華萼之辨辨鄭玄曰承華以蕃以牧燭代輝梁漢書曰文

者萼不當作附萼足也

代王參視朔書氛觀臺告稷左氏傳曰公既視

為梁王

侵氣相侵漸以成災也八頌局和六祈輟滲周禮曰占

以八筮占八頌以視吉凶鄭玄曰以八筮占八頌謂將小

人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祝掌六祈

崇五曰鬼神示一曰說滲謂滲漉喻祉福也衡總滅容暈翟

毀社包咸論語注曰衡軌也

司農曰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瞻車也

服掌王后之六服禕服兩耳與兩鑣容謂瞻車也

狄當為翟翟雉名也

輦者說文曰翟衣也

我宮虛梁之餘陰又素伯文夫人賦曰居瑤光之巖奧御

象席之瓊珍並以象紫微故謂宮中為紫禁帷軒夕改軒

處也

我宮虛梁之餘陰又素伯文夫人賦曰居瑤光之巖奧御

象席之瓊珍並以象紫微故謂宮中為紫禁帷軒夕改軒

處也

我宮虛梁之餘陰又素伯文夫人賦曰居瑤光之巖奧御

象席之瓊珍並以象紫微故謂宮中為紫禁帷軒夕改軒

處也

我宮虛梁之餘陰又素伯文夫人賦曰居瑤光之巖奧御

象席之瓊珍並以象紫微故謂宮中為紫禁帷軒夕改軒

處也

我宮虛梁之餘陰又素伯文夫人賦曰居瑤光之巖奧御

象席之瓊珍並以象紫微故謂宮中為紫禁帷軒夕改軒

輅晨遷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后

踰闕必乘安車輅輅輅也離宮天邃別殿雲懸西都賦曰狗靈

衣虛襲組帳空煙曰寡婦賦曰瞻靈衣也長門賦曰披披張羅綺之慢惟

之連網巾見餘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匣中箱也移氣朔

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猶庭樹驚兮中帷響金鈿

腰兮玉座寒夏侯湛有金鈿燈賦腰玉床也純孝擗其俱

毀共氣推其同樂純孝共氣謂皇子也左氏傳君子曰頤

之鄭玄孝經注曰毀瘠羸瘦孝子有之呂氏春秋曰父母

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血氣而異息毛

詩曰庶見素冠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毛詩曰欲

兮棘人樂樂兮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毛詩曰欲

凱風美孝子也曰茫昧與善寐寥餘慶淮南子曰道與善已見

上文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喪過乎哀棘實滅性經曰毀不滅性世

覆冲華國虛淵兮嗚呼哀哉冲秀詩曰秉心塞淵題湊

既肅龜筮既辰呂氏春秋曰題湊之室棺槨數襲漢書音

固階撤兩奠庭引雙輶儀禮曰屬引撤奠乃祖鄭玄曰屬

又禮記注曰維慕維愛曰子曰身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

六年子雲薨潘岳妹哀辭曰庭祖兩慟皇情於容物崩列

辟於上旻司馬彪漢書曰崇徽章而出袞甸照殊策而去

城闐嗚呼哀哉鄭玄禮記注曰徽旌旗也又曰旌葬乘車

以策書誅其行而賜之也穀梁傳曰袞內諸侯非天子之

命不得出會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規方千里之

曰闐城曲重門也經建春而右轉循閭闔而逕渡河南郡



晉宮閣銘曰洛陽城第一建春門楚辭曰歷大皓以右轉旌委

鬱於飛飛龍透遲於步步道毛詩曰周鏘楚挽於槐風喝邊

簫於松霧將鳴聲也楚辛楚也廣雅曰涉姑繇而環迴望

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上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玄池之

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園喪車郭璞曰繇音姚晨輶昆解

鳳曉蓋俄金葬訖以故車解鳳飾如淳曰輶輶車形廣大有羽

飾甘泉賦曰乃登夫鳳凰然羽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

喪載以輶輶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輶車類也然輶

車吉儀瓚說也相譚新論曰乘輿鳳凰蓋飾以金玉蔡

華瓜鄭玄詩箋曰俄傾也山廷寢曰隧路抽陰陵黃圖曰

重局閱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哀永

戶闔兮燈滅夜銷神躬于壤末散靈魄於天濤許慎淮南

何時兮復曉也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言惠問乘四氣而

也風而嗚呼哀哉彌遠

哀上

哀永逝文一首

潘安仁

啓冬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啓夕將啓殯之前夕也儀禮

興緒亂緒也思玄賦曰玉肆俄龍輶兮門側嗟矣時兮將

升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輶喪車也嫂姪兮悼惶慈姑

兮垂矜爾雅曰婦稱聞鳴雞兮成朝咸驚號兮撫膺陳琳

賦曰啓明戒且長庚告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

昏列子曰撫膺而恨毛詩序曰河廣朱襄公

甚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母歸于衛思而不能去故

反云天地之道理無終極今盡余哀兮祖之晨楊明燎兮援

靈輜祖及輔車並已見上文儀禮曰宵設徹房帷兮席庭

筵舉酌觴兮告永遷禮記曰士殯帷之儀禮曰商祝御柩

舊宇視倏忽兮若髮鬢徒盼鬢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

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

兮初邁馬迴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

好自傷賦曰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攜鳥倦翼兮忘林魚仰

餘跡兮未夷毛萇詩傳昔同途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

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

汗視天日兮蒼茫面色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

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上見委蘭房兮

繁華龍衣窮泉兮朽壤賈逵國語注中慕叫兮擗標之子降

兮宅兆擗標已見上文孝經曰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冥冥

兮埏窆窆杜預左氏傳注曰視親身戶闔兮燈滅夜何時

兮復曉司馬彪續漢書張奐遺令歸反天兮殯宮聲有止

賦曰啓明戒且長庚告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

昏列子曰撫膺而恨

甚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

母歸于衛思而不能去故

盡余哀兮祖之晨楊明燎兮援

兮哀無終左氏傳曰不反哭于寢故不曰竟杜預注曰自

璧下塗之曰殯儀是乎非乎何遑趣一過兮目中漢書曰

禮曰遂適殯宮是乎非乎何遑趣一過兮目中孝武李

夫人卒悲感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倫何媯媯其來

逢鄭玄毛詩箋曰皇之言唯也又曰唯往也東觀漢記世

祖曰虜在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

吾日中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

長寄心兮爾躬周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

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莊子曰則方箕踞鼓

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

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祭

然祭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形非徒無形而本

無氣人且姬然寢於巨室而我歎歎隨而哭之自以為不

通乎命故止

文選卷第五十七

皇朝

皇朝

皇朝

皇朝

